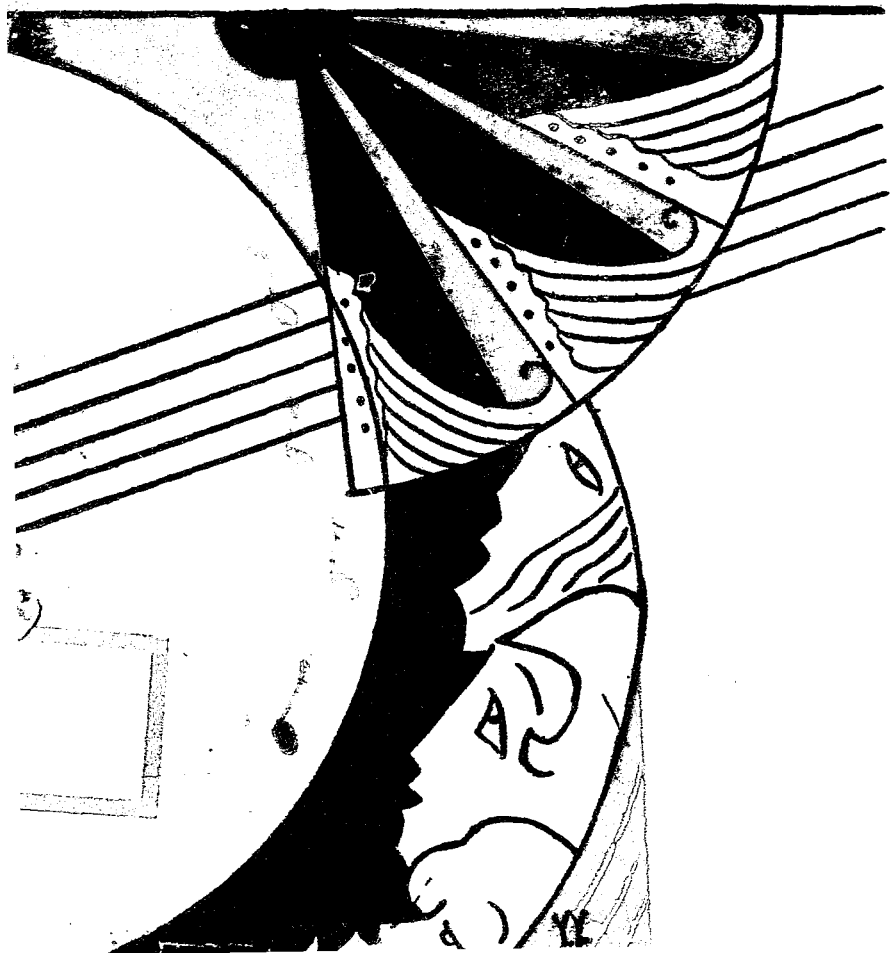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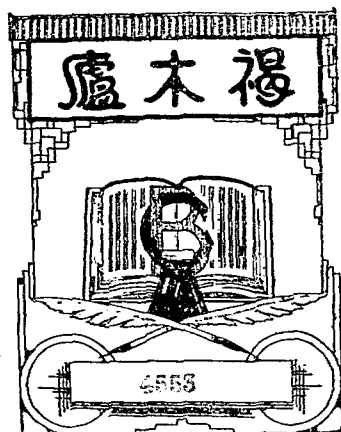


紫歌劇集





紫歌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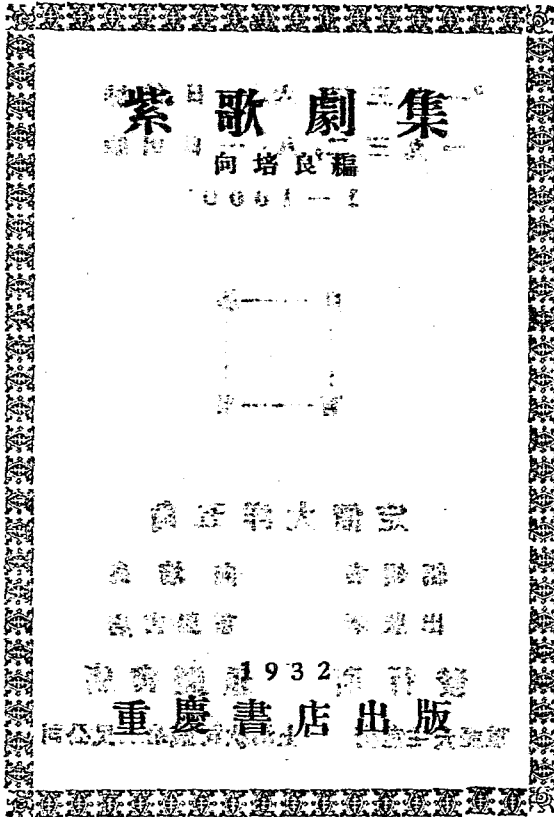
全 部 目 錄

1334

1932

重慶書店出版

MG
12346
527



3 2168 4485 6

第一二一號
第一二一號
0001-1

紫歌劇集

目次

她是弟弟的愛人	朱之偉
不認識的兒子	邵惟
白蛇與許仙	同培良
尋水	邵惟
母親和兒的悲劇	邵惟

培良序紫歌劇集

戲劇之在中國，今後，該可以得到更普遍更深沈的認識罷。不復被看做娛樂品，教訓或宣傳的東西，而嚴肅地尊重其為完整的藝術的時代，該也快要到了罷。

我們是戲劇工人，說起來，也有十年的經歷了。以前如此，以後更將以終身的精力從事。我們的工作是在舞臺上，但我們得還不到舞臺，於是我們在寫劇本 找不到全整的工作，我們便以部份的

工作，自娛。這情況，在一個工人，是多麼使人牢愁又多麼引起人興奮的呵。

我們始終以為藝術是使人類互相認識互相了解的物質的力，人類之所以完成的基本的原素。而所謂美的東西者，不僅是主觀底地使人娛悅而已，這正是萬彙中足以引起共通的感情的形式。則戲劇這藝術，無論如何不能放在其他任何目的之下而供其驅使。我們是，以戲劇工人的責任和權利高叫着戲劇之獨立的。

且舉出一些最通常的錯誤來罷。人們以為劇本是容易理解的，而表演之下便會失掉其價值之一部份。於是他們在叫噪着演什麼劇本之類呀的話，於是他們說，民衆是不瞭解什麼的，所以只能把低級趣味喜劇給他們看！或者以為只有在舞臺上高叫着前進呀爭鬥呀之類才是真的戲劇。去罷，你們低下的趣味，去罷你們淺薄的宣傳。你們在舞台瞎叫瞎跳，什麼也表現不出來，要人們——說是民衆罷——怎麼能夠看得懂你們的東西呢？於是

便慨嘆着民衆之淺薄，於是用更淺薄的叫囂宣傳塞進他們的耳朵裏去。你藝術之引導者呵！

我告訴你們，只有在舞臺上的才是最完整的東西，而劇本則不過是樂譜之流而已。我告訴你們，只有在舞臺上的才是最容易瞭解的，而劇本却較難瞭解。我舉一個例，譬如梅特林克的羣育。說是羣育如何如何地象徵，都不過癡人說夢。我以戲劇工人的眼來觀察，則只見梅特林克用動作和語言在舞臺上寫着他的詩。

所以，要在劇本裏尋出什麼意義，尋出什麼思想，尋出什麼教訓和宣傳之類的東西，則我請他們把這些無用的氣力留着做別的事情去，或者，他所以到辛克萊郭沫若等人的劇本裏尋到這些。至於我，則我會懇求我的觀眾到劇場中去。

我們，雖然在我們的工作裏還不曾表現什麼，雖然還不曾知道這藝術的數目和形式，但她的質量和記號是知道的，所以我們的劇本是寫給舞臺的。若是有人說我們的劇本裏沒所發笑的東西，沒

有動人感情的眼淚，沒有高聲大呼的口號，沒有把他們所謂時代的這畸形物裝到裏面去，那麼我請這些高明的先生們把這個本子丟倒一邊去好了。

共五個獨幕劇：她是弟弟的愛人，朱之倬作；不認識的兒子，尋水，以上邵惟作；白蛇與許仙，母親利巴的哀歌，以上向培良作。我們三個是在戲劇的工作上走着同一方向的合作工人。十六年我們曾預備組織紫歌劇隊，未成；今年又重新組織，剛剛有了形式，但之倬在湘，惟於一月內要去廈門，培良也為生活所困，不能久留上海。紫歌劇隊終不能實現。今集三人半年所作獨幕劇，如上所列，定名為紫歌劇集，以紀念這個未曾成形的劇團。

十九年四月，

她是弟弟的愛人

(獨幕劇)

朱 之 倬 作

十八年八月

角色：

母 親

妻

少 女

病 人

弟 弟

原來是書室，現在變成了養病的房子，到處是書籍和圖表之類，也到處是藥瓶。病人斜躺在牀上，他病得很久了，雖然精神清晰，但顯然是治不好的病。弟弟坐在旁邊，一個饒有精力的二十五左右的青年，活潑強健，恰好和病人成着對比。病室裏顯着沉悶的空氣，但外面却是美好晴明的天氣。

病人

弟弟，今天什麼時候了？

弟弟

正十點鐘。哥哥，今天覺得怎樣？

病人(煩躁)

什麼怎樣，每天也就是這個‘怎樣’罷罷……
不過今天算是清醒一點。

弟弟

醫生說過的，哥哥不要燥。不要燥是哥哥病好
惟一的條件。

病人

我豈只不燥；現在燥與不燥，對於我的心裏是
一樣的作用。弟弟，懂罷？這就是說，燥與不燥是一
樣的沒有希望。再說給你聽罷：就是你安慰我，或

者不安慰我，或者，甚至你咒詛我，那於我都是一樣。

弟弟

哥哥，這是什麼！

病人

這意思就是，沒——有——希——望。

弟弟(驚)

哥哥，你以為你的病沒有希望了嗎？不會是這樣的，哥哥。

病人

我這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弟弟

這是哥哥的想像，這是哥哥對於死的畏懼。這是哥哥對於生的欲求過甚的罷。

病人

是的，而且也是醫生說的，而且也是母親和你嫂嫂聽過的。

弟弟

你怎麼會知道的？哥哥，你不要信以為真，明白的醫生，不會是那樣說的，哥哥的病，不會已經到那種地步，那許是哥哥聽錯了。

病人

那許，那許，那許不是醫生說的，然而我實在聽到了，那許是死神造的，假借着醫生的名義，傳佈進我的耳朵的罷。如果是醫生說的，尤其是中國的醫生我不會相信；因為是死神傳佈的，我不得不信……其實這也是死神的愛多事，若是死的時機到了，他只要說一聲“死”，我還會反抗嗎？他何苦這樣早便大驚小怪來擾亂我呢？

弟弟

但是死神沒有來，哥哥也不會死，直待到哥哥的一生已如哥哥的意志做到了之後。

病人

什麼，你知道嗎，你這是罪惡，對一個決定了死刑的人，向他作生的祝禱？……唉，弟弟，你懂得罷，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奇事發生似的，我是這樣的

每日靜待着我知道那消息要實現，至少也在一月之後。我現在除了體力不及好人之外，其實我通通像一個好人。我聽得很清楚，我的眼光也很精明，尤其是我的腦經似乎比好人更要健全。牠能夠想到那些平日不能想到的事，解釋許多以前不能解釋的疑案，弟弟我現在有一個政治家的頭腦，不，是一個發明家的頭腦。現在若是將我擱在科學實驗室裏，我將有新的貢獻，對於學術，對於人類；弟弟，我的腦經決不是一個病人的腦經。——呀，好精明的腦經！我可以指揮一切，領導我們的民族去反抗一切的壓迫。帝國主義的武力嗎？我可以指揮我們的兵士作戰，我可以發明最巧妙的科學方法打落他們的飛機，可以使他們的大砲彈輕輕落到我的手中，讓我們的兵士，在苦戰中大笑一場，反攻啊反攻，我可以使一切的武力都化爲無用。（輕聲）弟弟，這是多麼有用的腦經呀！哼！不要想，不要想！（重聲，捶自己的頭。）停止你的活動罷，我的腦經！（用力將眼睛閉上，漸漸沉默下去。）（弟弟翻開了一本書看，無意

中他的肩肩落了一頁夾在書中的信紙，病人開眼，注視着這個，)

病人

弟弟，那是什麼？信，那是誰的信？

弟弟

一頁不要緊的信——過去的信，你曾經看過
了的。

病人

過去的信，却藏有新奇的事體的，我要再看一
遍。

弟弟

夾在這書裏已經很久了。

病人

很久會更能引起人的興趣。給我，我希望我現在
不對前面想。給我，或者由他引起一個有趣的回憶。
讓我現在忘掉。

弟弟

但是，也許會引起你更向前想，更奮興。哥哥，
不看好好了。

病人

究竟是一封什麼信是誰寫的？

弟弟

李道成先生寫的哥哥不記得嗎？告訴你建築
心裏實驗室的事體的。

病人

唔——把牠拿來，我忍不住，我要看。

（他看信，浮上笑容。）

牠算是成功了。現在我們居然有一個實驗室
了。實驗室現在的成功，將來的起點。道成，我們是
有力量的，難道我們不應當為得我們的力量歡喜
嗎？難道我們不應當為得我們的前途慶賀嗎？道
成，你的信，一封可寶貴的信。弟弟，你懂得嗎，這
是道成的信——

弟弟

我知道，他告訴哥哥一個好的消息——心理
實驗室已經成功。

病人（他發急了）

我知道你知道，但是你聽我說呀！他告訴我說我們不是沒有力量的，我們的力量沒有白用，牠已經有相當的成功了。而且我們就有了一個方便而能自由研究的地點。他說，我們將來更容易努力，更當努力。弟弟，你不知道我與道成前此研究心理的苦況呀！我們最初是連書也沒有讀的，後來多有了幾本書，可供參考，然而我們沒有實驗室。每日將一些空虛的理論，終日地互相爭辯，實在令人煩悶，令人感覺空虛。弟弟你知道嗎，心理學是自然科學，研究心理學的興趣是發生在實驗室中的。好了，現在，弟弟，你難道不應當對於你的哥哥，對於道成慶祝嗎？

弟弟(虛形地)

我們不久要為哥哥和李先生開一個熱鬧的慶祝會，在實驗室開幕的日子，在哥哥病好之後，

病人(驟然變色)

哈！噫——

(眼睛閉了，似乎不能支持他的疲倦。)

唉！弟弟，一切完了！好的消息，爲什麼我不能享受道成，我祝你成功，我以旁觀的資格，祝你大的發現。（他忽然用極銳利的眼光四望，於是漸漸閉起，安靜下去，瞬間。）

病人（忽然大聲）

弟弟，把一切的門關上，一切的人都不准見我。

（雖然顯得不安，但弟弟仍然從順地開了門。）

把桌上的書搬到後面去。

弟弟

哥哥，這究竟爲的什麼……

病人

你不要管他，你快過去。

（弟弟照他的話做了。）

還有，不許你向我提及什麼事情，還有，母親，你的嫂子，你叫他們只在我睡覺了的時候來看看我。其餘的時候，不要她進來，也不准她說話，

弟弟

哥哥，你究竟爲的什麼呢？

病人

‘你不要管，照我的做，拿安眠藥水來。我需要多量的安眠藥水。唉，快，你讓我快些睡覺罷。

（弟弟拿安眠藥水給他，他服了睡下。間。有扣門的聲音。）

弟弟

誰？

母親

仲喬，開門。

（弟弟輕輕開了門，母親和妻入。母親是一個慈和的帶有病容的老婦人；妻的裝束平時。面貌雖好，但常現慘苦的笑容。）

母親

伯良怎樣？睡着了嗎？

弟弟

他服了安眠藥水剛睡下，不知道睡着了沒有。

病人（睜眼外視）

又來了。說着，不要你們進來。

(母親輕怯地走到他面前)

母親

伯良，媽來看你是應當的。兒子病了，無論是誰做母親，都得來看看。伯良，她更想不看你，她的心怎會忍得住呢？你不要燥罷，媽來看看你就會去的。

(母親伸手撫着他的頭，流淚，病人厭惡似地縮了一下。

妻，呆呆地站在一旁。)

病人

好罷，看看也好，反正不過一個多月，多看看，也許少費些時日——唉，媽！

(像感觸着什麼他的神氣驟然變得很柔懦了，換一種語氣)

媽，你不要傷心，說話的日子還長呢，還有一個多月。

(母親忍不住哭了，但是怕太觸動了病人，走到一邊去了，他叫他妻子。)

你來！

(妻走近去，病人緊緊握住她的手。)

妻

今天氣色好一些了。

病人

是的，好些，我也覺得清醒些，只是太清醒了。月容，愛人，我的妻！我看見你，我的心又潤濕些了。你永遠地，愛我罷。不，不會久的，一個多月，一天天地數下去罷，只要三十次，或者四十次，你愛着我罷。現在，我口渴，給我一杯甜水。

(妻倒水洗過杯子，然後再沖水加糖，用小匙調着，一切都做得謹慎細緻。病人以熱情的眼睛望着她，沒有一秒鐘離開了她的身。)

病人

(接水喝了一口)你也喝一口，這很甜的，像那年旅行途中所喝的一樣的甜。但那是不會再有的事了？過去的事，不要再提。(微弱的聲音)但是我們要從愛的起呀，只喝到愛的終。

(他以熱情的眼光望着他的妻，但忽然消沉了，消失了氣

力c瞬間。)

妻

馬醫生今天來了。

病人(生氣了)

他來做什麼呢？還有什麼可以給他做的？他自以爲到日本去了一趟，就懂得很多似的，他還不明白自己是什麼也不知道呢。

妻

他想接你到震凝的療病院去。他說在家裏溫度和溫氣都不容易調節。尤其是鬪氣，於你的病很要緊的，他還說去了可以再用X光檢察一次。他要我對你說——

病人

他想再用X光線來檢察我嗎？你們想必以爲他是懷着友情來看顧我的罷，他不過拿我當他實驗室裏試驗的犧牲品呢。X光線能照得見我的腦嗎？能知道我腦經裏有多少力量嗎？(忽然太怒了)這不過是你們的詭計，討厭我，變着方法要我離開

罷了。好罷，我不久就會離開你們的，不過一個多月罷，這一點時光也忍耐不了嗎！

妻

(她惶惶地望着母親。)

母親

伯良，你不要這麼想！不過馬醫生這樣說，月容告訴你罷了。我們也不願你去呢。

病人

就是了！我不願意你們多說閑話，至於要我在這裏或不要我在這裏一樣。你們還是出去的好。

(他轉身向裏睡了。)

母親

好，我們出去，免得又惹他生氣。仲番，你好生在這裏。他病中總是這樣操急呢，

(她們走進去。)

妻

唉。媽媽！我是多麼——

母親

忍耐着些，月容。他的病該會好的，他今天的精神要好一點。

妻

我怎麼能夠不耐呢。看今天的樣子也許該會好一點，我也只能夠想得到他的病會好。（她沉吟地想着，像是用着極大的氣力在說着下面的句子，但是非常低沉。）“我們是從愛的起呀，直喝到……”

母親

罷走，他恐怕是睡着了，再不走又要擾亂了他。

妻

我們從這裏走罷，只要他能夠安眠。

（母親和妻留聲地慢慢走出去，屋中十分靜默。弟弟等她們去了之後，靜靜地把書一次一次搬向後房。）

（一個服飾美的少女悄悄走進來，挾着一個包裹。她以敏捷輕巧的姿態走着，正像一個畫眉，她底進來沒有誰留心到，但立刻使人家為她的舉動所攝住。她一直向弟弟走去）

少女

一個好消息！

(弟弟以手指着牀上，意思是叫她輕一點，)

弟弟

輕一點！

(他輕輕走到牀邊，以一種低沉的聲音叫着，

是那種窺探人家是否睡着了的聲音。)

哥哥，哥哥！

少女

睡着了罷？

弟弟

是睡着了，才鬧了半天呢，剛剛服安眠藥水睡下的。

少女

他近來好一點？

弟弟

精神上似乎是好一點，可不是病勢的減輕；這樣使他更加耗費他的精力，只是促成他病的增加

的。可憐的哥哥，他的體力是因爲太過度的工作耗費盡了的，現在他的病已經不能夠醫治了，但是他的神經却非常敏銳，他想得太厲害。

少女

他難道就是這樣完了嗎？

弟弟

誰願意這樣子呢，但是自然却給我們以最大的壓迫。

少女

一件多麼可悲痛的事！

弟弟

是的，這是最世界上最可悲痛的事，一個不應當死去的人，僅只因爲生理的機制上有了什麼損傷，就不能不受自然殘酷的限制，使他非死不可呢。

少女

他知道他那不可抗的命運嗎？

弟弟

他知道的。他早知道他會死；他等待着，而又

不願，而又急燥。他的生的慾望極高呢。他是一個科學家，而他的熱情極高。望着他的致命地掙扎的樣子，真使我們心痛呢。

少女

這真是使他痛苦的呀！

弟弟

因為更痛苦，他便更急燥，

少女

有不有法子可以安撫他呢，這麼一個可憐的人？

弟弟

除非有法子使他不思想。他的生的熱度太高，除非有法子使他生。

少女

這豈不是做不到的嗎？

弟弟

許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不願意想下去——他愛他的女人，我的嫂子，但他知道他們愛的快要完

了。他見了他的女人，他更加悲慟。他和他朋友的心理實驗室造成功了！這是他生平最喜歡的事，但是他都知道自己不能參加這個心理實驗室之成功，在那裏面發展他科學的發明，於是這便變做使他更加悲慟的事了。我們可以歸納的說：凡屬使他最歡喜的事，都變成使他最悲慟的事了。

（他們漸漸坐到一起，很親密地談說着，似乎忘掉屋子裏還有一個人似的。）

少女

但是死不一定是很可怕的事；我想安安靜靜期待着死，是生活中最安定的時期。

弟弟

你以為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少女

那我不懂得，我沒有見過最可怕的事。也許是那些沒有預先意識到的死罷，那些驟然來到的可怕罷。比如戰場，牢獄……鬼，妖怪。……

弟弟

也許罷，在你，或者旁的人。你知道罷，他是科學家，他是富於熱情的科學家。所以，只要是有着能夠存留力量的力，則戰場也好，牢獄也好——豈不從古來就有許多科學家死在戰場死在牢獄的呀——他是毫不會懼怕的。但他所懼怕的死，他所悲慟的死，是毫不能留下力量而靜悄悄的死去呀。

少女

就算是這樣罷，可是我——我不須知道這樣可怕的事之推求呀。

弟弟 笑]

、也許應該稍微應當知道一點。

少女

絕對的不要。

弟弟

比如你是我的……

少女

你要說什麼？

弟弟

說出底下那兩個字來，便是一句可怕的話。

少女

既然是句可怕的話，我希望你快點說了，不要留到後面；我希望世界上沒有可怕的事。如果生是可喜的，我盡力爲哥哥祈禱着生罷，爲着不發生可怕的事，我是願意犧牲一切來挽回的。

弟弟

是不是你可以爲他的生底欲求而犧牲？

少女

爲得免除可怕的事。

弟弟

我的嫂嫂已經是這樣的做了，她將爲着哥哥的必死，但是當那可怕的事已經免除了，而你的犧牲可不可挽回呢？

少女

你的意思是——？

弟弟

我說如果犧牲了另一個人，而我的哥哥就可

以免除了死，而去完成他的偉大的理想呢？

少女

那仍然……但是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了。

（解開她的包裹。

這是一件新製的舞衣，剛由縫工那裏拿來的，你看。我們面前沒有可怕的事，我們用這紫色的舞衣，代表我們生的歡喜。

弟弟

你穿起來罷，這衣的顏色已經夠好了。

少女

（她在穿着那件衣服）

你知道我是多麼愛舞蹈！在迴旋的時候，在輕捷的踏步的時候，我覺得全身都融入完全的韻律裏了。我覺得只有在舞蹈的歡悅裏才是我們最完美的生存。——合不合式？這是我擬的一種新樣式呢。

弟弟

呀，這真是美麗的創造，奇妙地融合了莊嚴同

輕快的東西。這件舞衣到了你的身上，好像牠自己長了翅膀。變成了活的生物，而急於要飛翔起來呢。

（她輕輕地用一種近乎舞蹈的步子走着。）

我們生命的歡喜展開了！

（弟弟望着少女韻律的動作，輕輕地拍着手。不知道什麼地方有紅的光線射進來，如一些歡躍的小孩子，立刻佔據了各處。病人已經醒了。他抬起頭來直望着他們，他的臉上顯着光彩。少女與弟弟都沒有注意到。少女漸入了舞的境域：漸舞漸甜。弟弟起先是在旁邊拍手，後來也不覺得用舞蹈的步子加入了。他們跳着歡悅的輕捷的合舞。病人坐起來了，僵直而極有精神地望着他們，又漸漸立起來。在他們舞到極有神彩的時候，他已經離他們很近了。）

病人（他用緊張的口聲喊着）

這是偉大的生，無量的生呵！

（他們驟然吃驚，站住了。病人用歪斜急緊的步子去問少女，手伸向着他，少女驚了，後退。）

我的渴望的生命。

(追着,少女驚退。)

我久追尋着的生命。

(少女驚,病人無力的倒下。)

你的降臨,啊,你偉大的降臨!

(弟弟扶他起來。)

少女

呀,可怕的病人。

弟弟

可憐,我的哥哥!

病人

我尋着了生命,尋着了生命的歡悅了。

(少女走來同扶着病人,他的頭俯在她的胸前,由最緊張的神情以至消沉灰敗,以至昏沉。紅光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了,舞台上沉浸着與先前一樣的光色。雲帶食物入。她放下食物來代替了少女的職務。)

妻

伯良!

(病人清醒了,但完全無力。)

弟弟

哥哥，你好了些罷？

妻

伯良，你醒了罷！

(同扶他坐下。他一隻手攀着妻的頸項悲哀地注視着。)

病人

我的愛人，我的可憐的妻，我完全沒有希望了。我的妻，喲，生之神在那裏？

妻

生之神快要降臨了。我的愛，你好好地——

弟弟

哥哥，生之神將爲你而降臨的。

(病人略沉靜了一會，沉澀的眼光漸移到少女，似乎剛剛發覺這一個人)。

病人

她是誰？

弟弟

靜芳，

妻

你弟弟的愛人。

(病人忽然站起來了，以一種非平常的聲音說着)。

她是靜芳！她是弟弟的愛人！

(他無力地倒下)。

——幕

十八年八月，長沙。

不認識底兒子

狂劇

— 邵惟 —

十八年十月

色角：

母親，

父親，

兒子，

朋友，

女朋友，

羣衆，

第一場

(在一處高高山的根際，三間茅屋。屋前面，一堆稻穀垛。左面一排籬笆，欄住了一條大路的去處。

太陽要落下去了。留着一點晚霞，映照得屋頂上紅微微地，

白髮一直地垂到了胸際的老人，坐在門旁的搗米臼上，向上凝望着山頂。老婦兩頰沉沉其，激動而踟躕地在找尋着她自己的工作。這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

母親 你把雞關起來了沒有？

天又快黑了，太陽的影子又隱到山後面去了。

父親 「他沒有作聲。」

母親 氣候真是怪之極了：晴天就一連着晴好幾天，陽光把人曬得夠多麼焦燥！幸虧還到了這晚上，教人還能喘一口氣。

父親 那不是山上天后宮的鐘又響了麼？爲什麼他們不打鼓呢？烏鴉就是這麼成羣地飛着，嘎嘎地夠多麼討厭。

啊！……我的兒子……我們的兒子……
我總想他還活着的罷！

母親 別提了罷！兒子！那是個毒虫。他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毒害着我們；如今，他不在我們的眼前了，也還毒害着我們的心。兒子！別提了罷！他

生着毒蛇的牙齒，他生着毒鳥的嘴。我也再不願意看見他了。要是上天睜眼，我就希望着撒一把毒藥給他吃罷！

父親 啊！你這個老不死的！兒子是我的生命，你這麼樣很心地咒詛了我的生命啊！

母親 ……………這是你揀回來的柴麼？不要胡說八道的了！把牠們拿到鍋臺裏燒起來罷；要不然，誰都看不見咱們煙囪裏的煙了。

父親 是……是的……煙……煙啊！我就去把柴燃起來罷。

母親 我去從井裏汲點水來罷。鍋呀，碗呀，都要洗洗啊。拾起水桶從屋右去。）

父親 （立起。看見稻穀垛，走向牠去。兩手撫摩着稻草。黃昏時分的灰色影子漸漸地籠罩過來。他注視着那沈沈欲落的寥蒼。）

天啊！我那在天上的父親啊！你把那黑翅底大鵬鳥放下來罷！不是牠曾啣去了我兒子的骨骼麼？你把那無脚底遊雲降到地面上來罷！不是牠們

曾把我兒子的靈魂攜帶了去的麼？

啊！我現在只要聽見我兒子的呼吸的聲息……
…不，我只要聽見從他的衣服上面撕裂下來的
破布的聲音，那我，我就要把這堆稻草焚燒了，
呈獻給你那在天上的父親。

（老婦担水上，向屋內走去。日暮的山風漸漸地襲來，）

母親 進來罷！到屋裏來！你還沒有把柴拿進來
麼？

父親 （俯身拾柴，正待要進去屋內的時候。忽然聽到那邊大
道上有雜亂地呼喊聲，腳步雜亂，漸漸離近，）是豺狼
嗥叫的聲音罷！……不是。……怎麼這般異樣的
呢？不 ……那明明是人的喊叫的聲音哪。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蓬衣囊，高身材的兒子跳過
籬笆來了，）

父親 （震驚）啊！……媽媽！……來了孩子了！

母親 我們還能夠看得見什麼呢？（出來）可不是
麼，一個黑越底孩子闖進我們這裏來了。

你是誰！我們這裏除了我們兩個，我們再不

願意有一個別的不認識的人進到我們這裏來的。遠遠地離開我們！快……快……快……快離開我們！

父親 你個醜怪底東西，你是誰：我們這裏不願意再有不認識的人來的。去吧！快離開我們罷！

(漸喊漸近的羣衆的呼聲“殺了他，追上他去殺了他。”)

兒子 那就是雄壯底大山了，就是那大山了，(返頭追來的羣衆)我的腳從未踢傷過你們的樹皮；我的臂上也未曾舉過貓頭鷹，讓他抓傷了你們的小孩子的頭頂：我有什麼傷損了你們呢，你們要追逐我？你們是怎麼樣地多事啊，來追逐我！

羣衆 (逼近了)亂刀砍死了那殺人放火的後生！

兒子 哈哈哈哈哈！你們這羣東西！可笑喲！你們來看看，這裏有兩個老年人。回去罷！再也不要追逐我了。你們不看見這是大路的盡頭了麼？

啊！那就是那偉壯的大山了，就是那大山了，羣衆 (已經到了)殺了他！強奸了我們的女孩子的！殺了他！誘惑了我們的兒童的。

兩個老人 你們一齊地離開這裏，你們一齊地離開這裏！

兒子 兩位老人啊，我是一個不認識底兒子。

羣衆 給他的血流出來罷，我們就是他的執刑者，小魔鬼呀！……割下他的頭來。

兒子 你們看看這是兩個老人！你們看看，這是兩個老人。你們看看他們的銀色底頭髮披散着，羊髯底白鬚垂着。我知道，他倆就是住在這裏；我就是他們的不認識底兒子。

父親 啊！不認識底人們呀！我們曾經有過一個紅色面龐底兒子。他的眼睛藍澈澈底同鯉魚背一樣的颜色；他的手有拿斧子般的力；他兩腿的彈動有仙鶴那麼精彩，他從那時候披着一件藍色大衣出去了。我們追逐他……直望登上這個高山，就不見了。我們就永久地在這高山的底下守候着他。我們天天聽着鐘聲，望着浮雲；但是永不見了；他的聲音，他的影子。

誰知今天你們這羣不認識的東西闖進我們

這裏來了。你們帶來了什麼給我們呢？

但看這個孩子，首先跳進來了。我們全不認識他的聲音。他口口聲聲地，“兒子，兒子。”

去罷！回去到你們所從來的地方。我們決不喜歡再看見除了我們這裏以外的什麼不認識的人。（抱起柴來）媽媽！我們進去罷。

兒子 （肅立似有一團火焰從他口內吐出○）

羣衆 欺騙者！我們早應當用牛的犄角來刺殺了你。現在，兄弟們！亂砍了他！

（羣衆上前○兒子急出手鎗亂放○羣衆中有三五人倒地○）

餘退後，母親胸膛着一鎗彈○）

母親 啊呀！黑暗死我了……我的血……我的血……爸爸！……他是不是我們的……那……（倒地○兒子早已逃走○）

父親 這高山的途徑，我是熟識的。我要去問問這個東西的來歷。（極沉重地步子走去○）

第二場

(原來高山的那面，正是峭壁底半崖，沖激底海水吻着牠的根際。在山巔，散落着一個一個的人立石。白翼底海鷗和鷹鷂一類的，不時地在這裏盤旋着，你也能聽到牠們尖厲底鳴聲。

是清晨時分，太陽已經升起去離開海面很高了。

開幕時，朋友，身材很高，魁梧底姿態，面向着海那面，矗立着，好像鋼鐵一般底嚴重。

女朋友，身着幾乎全裸體了的跳舞衫，外披一件大紅色絲織斗篷。她各處地跳躍着。)

朋友 你聽！那邊山谷裏有猴叫的聲音。

女朋友 啊，是。牠們好像在互相招呼着。

朋友 你看，那些旅行者們的馬！在那些馬上拴着的銅鈴震動得“花楞花楞”地響着，只驚得那些樹上的鳴蟬都有些寒噤了。看哪！他們迷路了，他們東找一頭，西找一頭。

女朋友 我去指引他們幾步。

朋友 不！他們終歸會自己找得路走的。你去採幾朵野花來放在我這衣襟上。

女朋友（上山坡去。不久即來。）哥哥，我看見一個遍身是血的人順着山坡彷彿要夠奔到我們這裏來似的。那模樣很像我們前天在樹林裏會過面的那個兄弟。

朋友 啊，是的。……

（雖然他的肩穴中了一刀，他的頭也破了的那個兒子，可看得出是從戰鬪中過來的，滿腹的憤激從山坡那邊上來了。他走向山崖的邊際，朝下望着浪花。他的手裏只缺少一把長劍，不然他就會刺着他自己的身體呼喊。……他終於喊叫了。）

兒子 (兩手舉向天空)海啊!我的大海啊!我的大海
啊!

朋友 帶着血的人,輕一些!……………我們是未曾
看到你的戰蹟;但是你帶着血來了。

女朋友 哥哥呀!血這個東西是好看的。

兒子 哈哈哈哈哈!血這個東西是好看的,好一個
“血這個東西是好看的”。洗脫了罷!

女朋友 我阻止你!

(她去摘了一朵黃色底野花來。她悲苦地跪在地上。)

我把這朵野花獻給你的血漬。

(她不禁得哭起來了。)

兒子 (朝向朋友)殺了,你知道麼?俯首對女朋友說)姊
妹,起來!我對你說那更多底血漬。

殺了,一切都殺了。昨天我把一個母親殺死
了,一個不認識的母親。一個不認識的兒子殺了
一個不認識的母親。殺了,你們知道麼?我也殺
害了無數底不認識底小孩子。

朋友 這些都是血的沖突。血的破壞。

女朋友 (過來○撫着兒子的肩膀捧着他的頭○注視着他○

朋友 因為多的是像我們這種人樣的人，所以命定了我們要是血海裏的沈淪者。

女朋友 誰說是多呢？多的只是些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吸血鬼。

兒子 姊妹！我悲哀的是這血漬牠不能永久地新鮮。

朋友 繼續，繼續！是血底大輪推動着這世界的呀！

兒子和女朋友 好一個血底大輪啊！

(這時候，一塊烏雲游走過去○之後，露出一個長長底白駁底父親底頭來○他那兩隻射人的眼睛，像兩盞燈也似的，漸漸地逼近攏來○邊走邊說○)

父親 我要認識認識我跟蹤來的那個，我要問問他的來歷。……你是誰？……你是誰？

兒子 (略不為動，遲緩地說○) 我是你的不認識底兒子，你是我的不認識底父親。……

我那騰沸着的海水呀！你是浩浩蕩蕩地來

從哪裏呢？看你澎湃地跳躍 你的聲音夠多麼大呀！忽而輕微地多麼大呀！（他微笑了。）

父親 （向山坡上遠望着）我的親愛底伴侶呀 你那膨脹底腹膨脹底乳房還在動着呢！（轉向兒子）你這生了毒齒的蛇！天哪！爲什麼不早把牠剖解了呢？

兒子 我是你的不認識底兒子。

父親 （倚背人立石）兒子？我找不着他了。……我那顫動着的伴侶呀！就是這條毒蛇刺殺了你。毒蛇！給我血來！給我血來！快！快！

兒子 （手摸那枝由女朋友綴在衣襟上的黃花）啊！我的黃花！在我的手中從來沒有一件握着的是屬我自己的東西。我的眼睛從來沒有看見一件屬我自己的東西，我的腳也從來沒有踐踏在我自己以爲是我自己的處所。如今我立在這浪花的頂尖。我握着你。我嗅着你。我只於需要一朵花的罷！

父親 我聽到我的伴侶在那山底下喊叫我。我現在只問你一句罷，你是誰？

兒子 我是一個不認識底父親的兒子，我也是一個不認識底母親的兒子。

朋友（向女朋友說）你聽到那邊陸地的歌聲和這大海裏的音樂在合奏麼？妹妹！

父親 給我血來！給還我兒子！你就是拐騙我兒子的。

兒子 我準備了。（拔緊鎗機）

（在父親撲向兒子的當口，鎗機一動，父親倒在崖邊○）

父親 啊！我的兒子！到死還不教看見我的兒子麼？兒子啊！毒蛇是殺死你父親的人。……你告訴……（氣絕・手垂岩外○）

下面來的人聲 天后宮在什麼地方呀？

女朋友 往那邊走，在那一個高山上。兄弟！我們也去遊玩一下好不好？

兒子 啊！我親愛底姊妹啊！……你——
你有一絲不亂底蓬鬆着的頭髮，
你有弓形底腳掌，
你有藏着甜蜜底乳房；

你的手臂飄動似雲，
你立在這裏好似仙鶴那麼穩定。

啊！你看——

我的血液在跳動，
我的血液仍在跳動，

你是一朵不用澆灌的花朵：

我是颶風的化身。

烏雲永久追隨在我的腳下。

姊妹呀！我愛你！

來罷！

你進入我的懷裏罷！

啊！四周都是陰雲。

女朋友 啊！你看——

我的血液在跳動，
我的血液仍在跳動。

啊！你看——

到處都是我的浴池：

空氣是我的浴池，

熱鬧的都市是我的浴池，

羣衆的呼喊聲也是我的浴池，

海呀！你也是我的浴池，

我親愛底兄弟呀！（她偎進他的懷裏）你的懷裏也是
我的浴池。

兒子和女朋友 啊！你看——

我的血液在跳動。

我的血液仍在跳動。

朋友（雄偉地）無盡的快樂！

白蛇與許仙

傳說的獨幕劇

— 向培良 —

角色:

母親

女兒

白素貞(白蛇)

小 青(青蛇)

許 仙

法海和尚

客 人

湖水終止在春草茂盛的岸旁，長堤從這裏伸出去，接連着岸和堤的是高拱的圓橋。岸旁有初插的楊柳和第一次開花的小桃樹。湖水在泛溢着，像沒有邊際。遠處看見塔；應該是在山坡上的，但我們看不見塔基。牠雖然因為遠而看起來小一點罷，却以非常之沉重的氣勢壓着一切。從橋頭引伸出路來。路旁邊有茶店，大的柴灶正在門口。母親坐在灶邊，異常沉靜，只偶爾投一點生柴到灶裏去，於是有青的烟從屋上飛出。時時聽見春水衝擊堤岸的聲音。

是春天的早上。

女兒從外面進來，雖然覺得美麗一點，但完全是鄉村姑娘，她病着，一種逐漸消蝕他的不可治之病，如肺結核之類。

母親 又從橋上回來？

女兒 媽，春天該快要完了罷？太陽曬在身上很有一點熱了呢。我一直等太陽離山將有一丈的

樣子才回來。露水還沒有乾，你看看我的鞋子。

母親 你每天這麼望着，等什麼呢？

女兒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望着太陽起來。
媽，我昨夜做了一個夢。

母親 清早早地，不要說夢——嘿，已經提過了，索性告訴我是什麼樣的夢罷。

女兒 說起來恐怕不好的夢呢。我彷彿站在湖水中間，多寬多寬的水面，四面望不見邊際。水面上開滿了花。不像蓮，到像是玫瑰，有碗口那麼大的朵子，差不多把水面全給蓋了。我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知道還要站多少時候。只是等着等着。水並不流動，花瓣兒也不振蕩，四圍沒有一點東西，沒有一點聲音。我並不害怕，不，是跟害怕不一樣的，我覺得冷清，一種異常之難受的冷清——以後我就醒了。天還沒有亮，我周圍沒有一點聲息，我好像仍是站在水面上，儘是望着，儘是等着，而天却不肯亮。

母親 這是因為你愛想呢。你老是想得太多；

想得太多，就生出這樣的夢來了。

女兒 媽，這是好的夢，還是不好的夢呢？

母親 我不會詳夢，也說不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你素來愛花，就夢見好多好多的花，該不是壞的夢罷。

女兒 但是那冷清呵！一種我從來沒有經過的徹心難受的東西呢。我是站在那樣美麗的地方，但我却是如何的空虛呵。我要逃脫那種無終極的等待，一直到現在還使我覺得難受的，於是我早早起去等着太陽——

母親 媽豈不是常在你身邊嗎？

女兒 （抱着母親）媽是常在我身邊的。

母親 我也知道，媽並不是你想望的全部。兒女們大了都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的。你常是望着遠處，望着遠處的呀。

女兒 是的，媽，我常想到外面大的世界去，我想去走動，我想去看，不要永遠是關在籠子裏的鳥兒似的。到外面去了我才可以多多知道，有更多

的歡樂，也許會有更多的痛苦，那都是好的，因為要是那樣我才可以感覺到我是生活着的人。每天我走到橋上，向遠遠的湖水凝望，我總會覺得有一隻白色的帆船向我走來，那船是迎接我的，我便乘着船到那些我從來不知道的地方去——但是所有的船都一隻一隻去了，並不爲我停留。

母親 不要這樣默想，孩子。

女兒 每天有行人從這裏經過。他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也許在這裏停留一下，也許一直走了。我真羨慕他們，也想去走着無窮盡的路了。媽，路可以走得盡的嗎？

母親 路是走不盡的。

女兒 是呀，我要儘是走着走着，走到無窮無盡。——媽，我的病恐怕不得好了。少年吐血命不長，老話就這麼講的。我今早又覺得嗓子裏發甜，恐怕又要吐血了。

母親 沒有的事，你們的日子正長遠呢。

女兒 我的病是不得好的了。但是我現在還不想死去，我還年輕得很。說真是沒有多少日子了罷；那就是這一點點日子罷，我也要好好活下去的。我不願意就這麼白白地過了。

母親 孩子，不要說這樣頹唐的話。

女兒 每天早晨醒來，我總趕到橋上去，看太陽升起來。每晚上我又到那邊山坡上，望太陽能夠慢一點落下去。我留戀着我的日子。

母親 傻孩子，你看花草有在春天謝了的麼？到夏天豈不是都要更長得茂盛嗎？媽就算到秋天了，但媽還要活着，看你成人家呢。

女兒 聽說越站得高就看見太陽越落得遲是不是？

母親 聽人家都是這樣講的。

女兒 那邊雷峯塔的頂，豈不是最高最高的嗎？

母親 是的。

女兒 媽，你看那個飛塔的頂尖，像用很大的

氣力要飛到雲中間去，我想總有一天會飛跑了的罷。在那個頂上應該離太陽近一點。有一天我要站到那個塔的頂上，那個葫蘆尖上，我要望着太陽出來，又望着太陽落下。我要比誰都更近於太陽。在別人還睡着的時候，我已經看見太陽了；別處都已經黑暗了，還會有太陽最後的光芒照着我呢。媽！

母親 聽說雷峯塔是經神仙封閉了的，凡人都走不進去。

女兒 有一天我也有仙人的本領，我要飛上高塔去。只一次，以後就什麼也不用管了。

母親 真是孩子氣的話，不要再說了，叫人聽着怪可怕呢。

女兒 媽，你燒上水，我聽見有客人的腳步，會到這裏來坐的。我愛聽那些客人的談話。他們會把各處帶來的消息告訴我，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一個背着草藥箱子的客人走來。）

母親 客人，停一停，喝杯茶再走罷。日子正

長，露水也還重，不是趕路的時候呢。

客人 我到不怕露水濕了我的衣裳，但是我也沒有什麼路要趕的。好罷，且歇一會。

女兒 客人，你從什麼地方來呢？

客人 我不從什麼地方來。

女兒 客人，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客人 我不到什麼地方去。我沒有家，所以隨處都是我來的地方，也就是我去的地方。

女兒 那麼，客人，你怎麼樣過你的日子？

客人 我到山上採一些野草藥材，又把這些帶給人家，給那些有病的人吃。許會給他們一點好處的，我就是這樣過我的生活。山上的草藥是沒有主的，只要人誠心就找得到。我在山上過我的白天，也在山上過我的夜。

女兒 你最近到過些什麼地方呢？

客人 我到過鎮江，到過金陵，也到過蘇州。我的藥快完了，所以我到這邊來想望深山裏去。

女兒 呵，我多麼想到那些地方去呢，我總是

不能夠。好客人，請把所看見的告訴我罷。

母親 你怎麼老是要客人講話呢？他是來休息的呀。

客人 沒有關係。遇着這樣和氣的小姑娘，我還能夠不講講她所要我講的嗎。

女兒 要是你不覺得麻煩——

客人 不會有的事。不過金陵是從古來帝王之都，那裏面的景緻我說也說不盡。蘇州呢，也太好了。只有唱曲子的會唱蘇州景。我到過金山，且說一件金山的新聞給你聽，這新聞是白娘娘漫金山寺。

女兒 白娘娘水漫金山寺？呵，我知道的，白娘娘原來在西湖，她是湖山的主人。有一次她借傘，借傘愛上了一個叫許仙的人，以後就不聽見她的消息。告訴我，這事的根底是怎樣？她為什麼水漫金山寺？

客人 白娘娘原來是一妖精，聽說是因為報恩才來找許仙，又說是無所謂報恩不報恩，只是她

愛許仙許仙也愛她。他們同居有好久，人間的夫婦那有那樣的親愛呢。有天許仙忽然遇到一道士，道士說他有妖氣。在端午那天，道士偷偷告訴許仙一毒計：用雄黃酒灌白娘娘，灌得白娘娘現原身，許仙走進房裏去，只見一條極大的白蟒蛇躺在地下，嚇得許仙暈死了。

女兒 唉呀！以後呢？

客人 剛一過午時，白娘娘就醒轉來了，看見許仙死在地下。她看見真痛心，忙顯法力駕雲起來，到南極仙翁那裏偷仙草，要救她的丈夫。

女兒 南極仙翁是真仙，法力無邊的，她偷得了仙草嗎？

客人 真仙也不出人情外。南極仙翁有什麼不知道的呢？他明知白娘娘要來偷仙草，爲的她不是邪魔外道，偷仙草也是要救丈夫。他便把座下的兩個童子，一個鹿童，一個鶴童叫了進來，要鶴童在身邊，只叫鹿童在外面。

女兒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客人 白娘娘的原身是白蛇，蛇那有不怕白鶴的呢？只有鹿童就不要緊的了。這也是南極仙翁成全她的意思。

女兒 那麼她偷到仙草了。

客人 偷到是偷到了，也險些丟掉了性命。她偷了仙草，鹿童不允許，他們就打起來。鹿童白娘娘是不怕的，但不知怎麼鶴童聽見了，一翅飛出來，白娘娘看見，駭得現了原身跌落在塵埃。要不是南極仙翁趕得快，她早做鶴童口中食了。

女兒 她捨了性命救她心愛的人，世上那有這樣的妖精？以後呢？

客人 白娘娘得了仙草轉回來，救活了丈夫，趕走了道士，他們又好好過日子。

女兒 總是那道士多事。人家好好相愛着，要他出來顯什麼神通？以後又怎麼水漫金山寺？

客人 金山寺有個得道的高僧叫法海和尚。他一天尋見許仙，就把許仙叫到金山寺裏留住了。白娘娘屢次到金山寺裏去尋人，因為法海和尚是

得道的高僧，金山寺又是佛地，她不能夠進去。幾次哀求也不中用，法海和尚說是他們緣分已盡。

女兒 我就不懂什麼緣分盡不盡。只要兩人仍相愛，豈不就是最大的緣分？

客人 後來白娘娘急了，她邀集舊日的朋友，都大顯神通，漲起大水來要漫沒金山寺。你知道金山寺修在金山上，金山原在水中央。但是法海和尚真有本事，他把佛爺的盂鉢托在金山底，任憑滔天的大水，金山總是望高漲，金山寺漲在水上面。到底邪不敵正，後來他們都敗陣而逃，白娘娘也不知流落在何方。

女兒 這真是好事多磨難呢。法海和尚既是得道的高僧，難道要拆散人家的夫婦？

客人 這次却是白娘娘的不是。她不該水漫金山寺，傷害了多少生靈。聽說法海和尚還要下山來尋她呢。

女兒 我說都是法海和尚引起的。在相愛而不能夠愛的時候，誰又顧得別的事情？

客人 我想白娘娘從前在深山的時候，多麼逍遙自在。無緣無故到人間來，幾次險些丟了性命，如今還不知道是什麼結果，這真是自尋苦惱呢。

女兒 不是這麼說的。山中的歲月不能算幸福，人間的生活也不能算辛苦。我也想到外面去，我要多多地看；我要多多地做；無論痛苦幸福於我都一樣。

客人 呵，你也是一個勇敢的姑娘。白娘娘已經走了，你豈不就是湖山的主人？——但是，好的茶也喝得夠了。我只願說話，忘記時候不早了。

女兒 你真是好客人，記着下次來時再到這裏坐。

客人 當然的，要是下次再到西湖來，但是這位好姑娘，你好像身子不大康健？

女兒 我常是這樣着病的。人家說我的病怕治不好。今早又覺得嗓子裏發甜，只恐怕又要吐血了。

客人 不要緊，多多保養就會好的。我給留下

一點藥。這不是仙丹靈草，但吃下去也許會有點效驗。要是我到深山採好藥，那些專治吐血病的藥，我要再來看你。待我這樣和氣的姑娘我是不會忘記的。

女兒 我希望你早點來，希望你早點找到那種專治吐血病的藥草。我年紀還輕，我要再活下去，但人家說我的病治不好了。

客人 好媽媽，姑娘，我們再相見。

〔他背上藥箱過橋去了。〕

女兒 媽，這才是一個好客人呢。他看見我病了，就給我留下一些藥，他還說到深山找好了那些專治吐血病的藥，要再來看我呢。

母親 我說過的，只要好生調養，病自然會好的，自會有機緣給我們。

女兒 我要再多吃些藥！我要活下去，我年紀還輕呢，我還要看看太陽，我要看那些從遠方來的船，又看着牠們去後留下的白色波浪痕。客人來往也會告訴我一些不曾知道過的消息，媽，這個客人

說給我白娘娘，白娘娘水漫金山寺。

母親 這就是前不久的。娘早就知道，娘不會告訴你小娃娃。

女兒 爲什麼不告訴我？

母親 告訴你又有什麼好處？就只爲癡心妄想，白娘娘才弄一個家破人離。姻緣有一定，何必苦爭持呢。

女兒 但是我喜歡白娘娘。我愛她情深似海，我愛她胆大如天。她就只爲了愛，別的什麼也不顧。我也要學她那樣胆大妄爲。

母親 這總是年輕人的派頭。好罷，已經半上午了，你去歇歇罷，免得等會又臉紅氣喘的，精神來不及。

（女兒進去。母親默然收拾了一會。在下面一場中，不知道什麼時候進去了，直到這場的末什麼時候又走出來。）

（法海和尚同計仙過橋來。）

法海和尚 我們在這地方停下來罷。

許仙 是，我們停下來。

法海 你知道到了什麼地方了嗎？

許仙(懷疑)呵，西湖，呵，這是斷橋！西湖是我舊遊，我初遇到她的地方。我知道了。

法海 既然知道，就得回去了。

許仙 我應該回去了嗎？

法海 是的。

許仙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正如同喪家之狗，如同迷失了路途的小鳥，我豈不是沒有地方可去嗎？你曾經叫我到你那裏，現在又要我離開，我一切都照着做了，但我是茫然遵從你的旨意，什麼也不知道！是你要我這樣做的。

法海 為什麼這樣沾滯於衆生相？

許仙 唉唉，你春之湖水——我的希望與憂愁，我的過去與現在——

法海 難道你的愛戀還沒有斷念？

許仙 唉唉，我不知道，我不明瞭我自己的思想，我希望能夠給我更開展一個局面，使我能夠知

道得多一點。

法海 爲什麼要迷戀於一個妖精？那一切都是假作——美麗，恩情，嬌豔，都是粉墨登場，都如電光石火。有大毒惡在那後面。我們的生活正如逝水，女人是沾滯的重物，使你墮落，不能安抵彼岸，何況更是妖精！

許仙 你想愛戀之類的東西是要不得的？

法海 一切的煩惱都是從愛戀而生。你豈不會想到那個大白蛇嗎？噴着腥霧，吐着長舌，在纏繞你身；那就是你的愛戀呀。

許仙 是的 我常要這樣想，我能夠這樣想的時候就會覺得平安。我也曾親自看見那條可怕的大蛇，如一個噩夢。常在壓迫着我。但是我不能夠把牠和別的一個景像連起來。妖精這個名詞如今給我以什麼意義，我完全茫然無知了。

法海 爲什麼這樣愚蠢呢？我想你現在還是覺得那個妖精可愛嗎？

許仙 我不知道，也許是可愛，要是那些沾滯

住我的心的東西叫作可愛，也並不是沒有無名的企切——我覺得不安。

法海 因為是一個妖精的原故，妖精是不會給人以安靜的。

許仙 並不因為是妖精，這是一種無名的恐怖，因為我不能夠瞭解。我知道她是一個妖精卻不能夠忘掉她。我知道她對我很好却又不知道她的心。彷彿在黑暗裏到了不知之處。在我周圍都非常美麗而且舒服。我聽見美好的聲音，聞到爽心的香味，我所觸着都柔軟溫暖，但我都看不見，不知道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因此不安。我想留戀，又想走開，終於是茫然無知——我原是下愚的衆生呵！

法海 看你墜入煩惱障中，多麼可憐。趕快忘記了這些罷。你能夠忘記了這些，你就可以在我那裏得到安靜了。爲你的事，我已經費了許多心了。你不要辜負我心，那些妖精傷害了許多生靈，自有他們的果報的。水漫金山的一夜，你難道沒有看見嗎？

許仙 我看見了的。

法海 你沒有明白嗎？

許仙 明白什麼呢？

法海 你的妄念總不會死的。那麼，還是讓我們再相見一次罷。

許仙 看見什麼？那個妖精，還是再看見我的妻？

法海 你想要看見什麼呢？

許仙 我想一切都能夠依照我的想念而生的嗎？

法海 但是你要抑制你的想念。直到妄念不生。現在你覺得怎麼樣？

許仙 我覺得喜歡，又覺得害怕。

法海 不要再要這樣的癡情了。這次你可以再看見她，清清楚楚看見她一切，她也不會再向你隱瞞，你就會知道真情。就可以斬斷情緣了。

許仙 要是我能夠知道，我就會找到我的路子了。

法海 我走開了，你好好去罷。

（法海和尚走了，）

許仙（暫時茫然，不曉要怎樣，）我如今正像觸籬的羊，我的角被掛在竹枝上面，進呢還是向後退？我都不能夠。我要怎麼樣？跟着這個老和尚走罷？在他廟裏過清寂的日子，他會給我以安寧，會使我得到歸宿。在那些含默的神像之下，在沉悶的香煙之中，深苔朦朧的燈影給我以無窮的幻像，梵唱會鎮靜我多思的耳朵，我會把我的心和身寄到那些不語的靈魂上面。然而在我睡着的時候，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會有遼遠的夢向我低語，來輕喊我的名字，我知道會有的，我能夠抵抗這個嗎？我的心能夠忘掉以前的一切？我能夠滅除想念？這些想念是不應該的？或者我去追求那個妖精？他們說是妖精，就叫作妖精罷，我已經忘掉這兩個字的意義了。聽說有一種野鳥叫作山鷄，非常愛她自己的美麗。她顧盼清流，望着她自己的影子，往往忘記走開。終於，終於自己投到水裏去了。假如你要

向她說明，投到水裏是會淹死的，這豈不是毫無意義的嗎？——唉，我要再看見她一次，我要再看看站在我的面前的是一個吃人的妖精還是我的妻，或者兩樣都是。我必得看清楚，但我自什麼地方去呢？

（一陣初夏的驟雨吹過。）

呵，你雨，從太空飛來的，知不知道她的消息？你在湖面跳躍，你跌入塵埃的心中，你和綠草擁抱，和你的姊妹清露融在一起。呵，是你，就在這個地方，你使我和她認識的，現在又逼着我找一個躲避的地方了。（向茶店走去）在這兒有一所茶店，店裏那個老的女人正像我的母親。她會收留我，安置我疲倦了的身子。（他去進茶店。）

母親 客人，進來休息罷。那些細雨雖然清涼，但是太頑皮了，會浸濕你的衣裳的。

許仙 沒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去的。媽媽！在你這麼可以容我休息一會罷？

母親 不要客氣，這地方是供給過客們休息

的。

許仙 媽媽，我是疲倦了，不獨我的身子。請給一塊地方讓我坐下，請把你那使人蘇甦的清茶給我一杯。

母親 請罷。客人，你是走過好遠好遠的地方了罷？你怎麼到這個地方來的呢！

許仙 我從前來過的，現在我又來了。從前我是像在山上的清泉，如今我却像落到污池裏的雨滴了。媽媽，西湖有個叫許仙的人你知道嗎？

母親 許仙？誰個不知道？他同白娘娘一同跑了。但是聽說許仙是個負心人，他辜負了白娘娘的恩情。他叫道士又叫和尚去同白娘娘作對，說白娘娘是一個妖精。客人，你怎麼知道許仙？

許仙 我嗎？媽媽！人家把許仙到處當作新聞傳？

母親 到處都當作一件新聞講。還聽說白娘娘到處奔波，在找尋她負心的心上人。

女兒 （她剛剛走出來）媽，你看，煩人的春雨把

把我熬醒了，等我起來，雨却又住了呢。在那邊有虹起來了，雨後美麗的虹，像一位美好的神仙踏着彩雲微步走來呢。我想那就是白娘娘罷。

許仙 能夠是白娘娘走來就好了呢。

女兒 我希望白娘娘有一天重到西湖來。我要看看那位情深似海胆大如天的美妖精。我要叫她一聲姐姐，我要她把我當妹妹看待。

母親 傻孩子！

許仙 誰知道？誰知道白娘娘有一天不重到西湖來？要是她來了，看見你這樣一個美麗的小姑娘，她怎能不叫你一聲妹妹？

女兒 但是她還能夠找到她那負心的心上人嗎？

許仙 唉，媽媽，我就是那一個人，我也正在尋找她，但不知道彩虹能否爲我作一座橋。媽媽，我是疲倦了，讓我在你這兒休息一會。

女兒 來罷，我們到後面去看看那彩虹。我還要問你白娘娘。

母親 客人，你到後面去坐一下罷。這兒已被雨浸著了，待我來收拾一下。

（女兒同許仙進去了，母親默然坐在她的地方。）

在這處有兩個人的形體走近，從塔那邊，好像並不由路，而是從水面上飛行過來的。是白素貞同小青，這她們站在橋頭上，白素貞望着湖雲。）

小青 唉唉，多麼疲倦——

唉唉，多麼疲倦！

白素貞 忍耐一下，青兒。

小青 我真是非常疲倦了。疲倦像石頭一樣沉在我的肢體裏，使我的肢體像要分離了呢。

白素貞 我也有一點疲倦。

小青 我們可以在這裏休息一會嗎？

白素貞 可以的。

小青 像這樣無目的的追逐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呢？

白素貞 快了，只要再忍耐一下，我們就會找到他的。不要性急。

小青 我們能夠進得了金山寺嗎？那個禿頭不會讓我們。

白素貞 他不能夠阻止一個人的強固的意志的。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強固的意志，比什麼都強固的意志。並且他已經出來了，不再在寺裏面，只是我還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好妹妹，再忍耐一會，也許我們今天就會找到他的。

小青 我已經忍耐得夠了。依我的，像那樣懦怯的東西，吃掉了就完事。

白素貞 不是這麼說。感情是一種微妙的東西，你現在不知道，以後會知道的。

小青 依着我，吃掉就完事了——但是這不可耐的疲倦啊！

白素貞 這是斷橋，西湖的斷橋。我們可以在此地多休息一會。一個美麗的春天，驟雨剛過，水珠優雅地從樹葉尖頭溜下來，草地上有如中夜的繁露還不曾乾。這真是美好的天氣。虹懸在天上，又消失了，我還看見她走過後的足跡。在那邊有雷

峯的影子，沉重地投到水裏面，好像在對我們生氣。——青，你會忘記了從前的事情？

小青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那個懦怯的東西怎麼樣對待我們。

白素貞 那是一個美麗的春天下午，和今天一樣美麗的春天下午，也有年輕的雨滴歡樂地抱着湖水。那時我們倆在湖水上游玩。湖水在船底下輕輕地分開，夾着褪紅的落花。落花閃着金色的波間遊戲，而白白的柳絮在我們頭上飄過。春天的溫熱在我內心流着，興奮了我的血液，於是忽然有一種思想在我腦裏飛展——

小青 我不能夠不說那是很不好的思想。不曉得是什麼怪念頭使你拋棄了山中清寂的日子。以前我們是無拘無束在天空飛行的，如今我們却墜到污泥裏了。

白素貞 你以為我是那樣容易就受了愛情的拘囿嗎？你以為我是那樣容易動情的嗎？世人外貌的美麗在我看起來不過是和一朵花的美麗，一片

晚霞的美麗一樣的。

就是那一次我在湖上，我看見一切都是那樣生動，春的氣息吹給一切自然，我才感覺到我們的生活有不滿足的地方。在山中我們是太空虛了，太空虛了。我們度了千年歲月，正如同現在度了一月時光，或許不及現在一月所知道的更多。山中的木葉落了又生，幽谷的野花開了又謝，溪澗的流水無有休憩，但這一切都與我無有關係，正如同倚在溪邊的岩石，不會感覺到溪水的愛撫，溪水浩蕩與枯竭都不會與牠發生關係。我們的內心也不會感到生命；我們是沒有歡喜也沒有憂傷，沒有煩惱也沒有舒暢。我們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個原子，雖然我們能夠長生。

小青 但是我喜歡那時。在山中我們有無盡的神通，可以任意過我們的日子。

白素貞 那麼，任你現在離開我豈不是好？在山中不會缺乏你一塊地方的。

小青 爲什麼要趕走我呢？我豈不是忠忠實

實服事着你的嗎？要是我有什麼錯處，你不會再一次原諒我的嗎？

白素貞 我並沒有趕走你，

小青 你要我離開呀。

白素貞 那是因為你自己要去的。深山裏的日子豈不更好嗎？

小青 同你在一起的時候，山中的日子是最美實的。要是離開了你，那還能夠有什麼呢？我將爲不耐的寂寞吞掉的。

白素貞 傻了頭，我說着玩的，就這麼急了。不過我要問你，我有什麼好處？爲什麼捨不得離開我？

小青 你的好處一時怎麼說得了呢？總而言之，和你在一起的時候覺得什麼都好，和你一離開就什麼都凋謝了。

白素貞 現在你懂得了嗎？感情是這樣奇怪的東西。我們從前也並不是沒有熱鬧的日子。我只要拿出神通來，就可以隨便叫石頭起來作我們的

客人，可以叫山中的小鳥兒變做很美麗的姑娘——這些幻影似的東西，也可以叫我們一時快活起來，但是我忽然會覺得滑稽，甚至於恐怖，正如同看到了太多的自己影子底活動。那種沒有心底交通的娛樂不會滿足我，牠們的手握着我的手的時候，沒有溫熱的感覺激動我的血流。就在游湖的那一天起，我想要完全以人的樣子到人間去生活。我要成一個完全的人，去嘗味人間的感情。我要享樂一切人間的歡樂，也要忍受一切人間的苦痛。恰在那個時候，我們看見他了，一個無邪的光輝的少年，所以我就決定了同他過我的生活。

小青 那樣一個毫不值得什麼的東西！他很快就把我們的情意忘掉了，好幾次要害我們的性命！

白素貞 不要計較這些了。他是一個軟弱的孩子，要可憐他並沒有自己的主張。

小青 但是人家却並不可憐我們。要不是娘娘的道行高，我們的骨頭早給雨露洗白了。究竟我

們給人家以什麼損害呢？人原就是可惡的東西。依着我，吃掉就完事了。這次我再看到他的時候決不會饒恕他的——唉，這種無味的追逐要到什麼時候呢？我真疲倦了，這種惡劣的機詐的人間生活使我極其厭惡了。

白素貞 不會的。你因為走得太累了一點，多休息一會就好了的。

小青 我恐怕那個禿頭不會讓我們休息的。那個老東西，不知道為什麼儘和我們作對。難道我們作了什麼不應該的事情？可是這種生活我真厭倦了，我們所受的危險真是夠了！

白素貞 不久就會過去了的，只要我們能夠堅持。還記得水漫金山寺的那一夜嗎？

小青 那真是恐怖的一夜呵！

白素貞 是很寒冷的一夜，濃重的雲壓着電光在天空亂射；滔天的大水漲起來了，猛烈地向下游衝去。金山只像一點小的盂，只有牠的頂尖浮在水面上。那水勢，好像只要再一個波浪就可以把牠

完全吞滅了似的。我拔下我的金釵，投在水上，讓牠化作小小的雙飛燕，載着我們兩人。你在後面搖着雙槳，我獨立在船頭，乘着急流向金山寺去。夜晚嚴冽的寒風吹着我，狂怒的波浪飛濺上我的胸前——這時候，我們難道還再是妖精嗎？並不是爲自己取得什麼，而是服從於偉大的理想，和崇高的感情。我明知道到金山寺去是很危險的，但在那個時候，危險於我已經算不了什麼事了，就從那個時候起，我已經知道得更多了，因爲我已經嘗着了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悲哀，我也要嘗着最大的歡喜——滔天的大水，狂怒的波浪，頑固的金山，似乎伸手就可以摸得到的黑暗，激怒地纏繞着的電光，這一切，都融進我的感情裏了。若真能夠有超凡入聖的一刻，則那個時候我就已經超凡入聖了呢。

小青 那麼，你現在可以勝得過法海老和尚了呀，我們不再怕他的盂鉢了。

白素貞 力量並不是完全靠得住的東西。但

是現在我們可以不必理會他。要來的終會要來，他還什麼也不知道呢。

小青 但是現在我們要怎麼樣呢？

白素貞 去看看湖上有沒有一隻游船。再一次，我們可以到湖上走走。

（他剛要走，恰恰許仙從店裏出來。）

許仙 好媽媽，你這樣的招待我真承當不起。我是沒有家的人，我要到各處去，直到我再找見她的時候。但是假如我能夠再到這個地方來，我必定要再來看你。還有那位好姑娘，那像是我的妹妹的，請告訴她，有一天我要再來看她，並且帶她到外面的世界去。

小青 你！到什麼地方去！

許仙 （他為小青嚴厲而兇狠的目光所驚）呵！小青正預備撲過去的時候，白素貞早以輕捷的動作站到他二人之間○）

小青 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吃掉就完事！你不要再蔽護這個東西！

白素貞 唉，豈不能再忍耐一回嗎？只要我們

自己於心無愧就得了。由他去罷。

許仙 要是我不在夢裏。要是太過了喜歡
不會蒙蔽了我的眼睛，那麼，站在我面前的是一百
次被我得罪了又一百次原恕的我的妻子！

白素貞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雖然受過了許
多苦楚罷，但我的心並沒有變，所以我仍是一個妻
子。但是你呢，你已經沒有妻了，你的妻該早已經
死了，那個三次從死難中救你出來的。

許仙 「伸出手來」這是我的手，你知道得那麼
清楚的。這手，一離開你便變得軟弱無氣力了。所
以，我怎麼能夠禁止那些軟弱的行為呢，現在，我
一百零一次向你求恕，我知道溺愛我的人是不會
拒絕我的，

白素貞 我不要再聽這些話了。這些美麗的
好聽的話已經騙我不只一次，我的性命，也危險過
不止一次了。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的事情？

許仙 我還要說什麼解釋的話呢？豈不是你
都已經知道了嗎？我是那麼愚昧，豈不是你知道我

比我自己還要知道得更清楚嗎？而且，我豈不是又來到了你的身邊了嗎？你聰慧的心已經照知了一切，你心裏頭會說，他會存心做什麼壞事呢？他又做得了什麼壞事呢？那麼，又何必拋棄了這個可憐的人呢？——因此，我又還能夠說什麼話？

白素貞 如今你已明知我是一個妖精，我也向你自認我並非人間的人，你還可以向我要求什麼呢？

小青 吃掉就完事了。

許仙 青姐姐，你豈不是也能夠原諒我的嗎？

小青 我不是什麼青姐姐，我只是一個能夠吃人的妖精。

許仙 妖精？那個道士告訴我是這樣，洪海和尚也告訴我是這樣，但是我無論如何想不起這兩個字的意義。不的，我並不害怕，就說你是一個妖精罷。

小青 我想你總會記得罷，在蘇州幾幾乎要當乞丐了。我和娘娘辛辛苦苦找你，才叫你立起門

戶來；自己開一所藥店。你却是一得到安樂，就什麼都忘掉了的人。

許仙 唉唉，不要再提起那個罷。我是太軟弱了，我怎能夠不受人家的騙呢。

白素貞 我想不到你是那樣容易受人家的騙，騙着來害我的。

小青 我早說吃掉就完事了——你聽什麼道士的話，結局却自己嚇死了。我整整守你五天呢。要不是娘娘找得靈芝仙草來，你早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白素貞 我是拚着生命的危險去的。我走的時候，在桌上點一盞長命燈，我吩咐小青說，這燈燃着，我是平安的，這燈一滅，我就命不保了，你自己找你的前途去。小青是哭着和我分別的。這一切，你也曾知道嗎？

許仙 我是太不值得什麼了。我就死去三次，也不值得你拚命的呀。

白素貞 我想不到你又會跟着和尚走開的，

你避我如同毒藥一樣。

許仙 那真是我不可恕的罪惡。那一夜法海和尚帶我到金山絕頂處。他要證明你是妖精，用他的禪杖向西一指。我就看見閃電似地照着，你和青姐在滔天的波浪頂上駕着小小的船。正向這裏駛來。我那個時候的心真是難過得說不出來呢！這個，一方面證實了他們對我說的話，就是說你們是妖精，那個於我已經失掉了意思的字。然而，在那恐怖兇猛的夜裏，金山只有頂尖浮在水面上，振蕩得如同大風中的小草，你們的小船像急流中的落葉，這會給我以什麼樣的情緒呵！我那時所感到的是比莊嚴的神殿更莊嚴，威猛的雷霆更威猛。美麗的霞光更美麗，溫和的春風更溫和的東西，我是被淨化了，我不再相信人們對我講的語言。

小青 我們也不相信你的語言。

白素貞 也不能夠說你並沒有那樣的心境。你好的感情是太容易喪失了。只要有什麼道士和尚向你一說，你又——

許仙 以前我不知道，所以人家能夠誘惑我。
現在我什麼也知道了，誰還能夠誘惑我呢？

白素貞 唉，你，真是一個無賴，你何曾知道
我經過多麼的苦心！

小青 把娘娘所受的苦心比起來，吃掉你還
不能夠抵償呢。

許仙 就是青姐，也未必真的不肯饒恕我罷。
本來，說到饒恕，我真是太無賴了，還是忘記了我
以前的一切好罷。

白素貞 忘記以前到是好的，但是我不知道
以後——

許仙 好罷，那些過去的痛苦不用再提了。我
現在已經自由了，我有一個自由的心和自由的意
志。我現在又是你的人了，是從我自由的意志回到
你身邊的。把以前的那些不幸和煩惱都丟到腦後
頭去，我們再重新去過我們安謐寧靜的日子。

白素貞 我真是不願再理會你的了；要不是
想起“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樣的話而過意不去，

我早就跳到沒有人跡的地方去了——又何必再來糾纏我呢？

小青 不要再聽他的話！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不止一次了。

許仙 我敢拿什麼要求你們相信呢？我不過是一件遺失了的東西；這東西實在不值得什麼，但既經遺失，就要惹得你們心焦，丟開別的事情去找那件東西了。

白素貞 是的，你是已經遺失了的，是我拿生命換來的，不止一次，你是我幾次拿生命換來的。現在不再怕有誰來奪去你了。有誰會來妨礙我們嗎？日子是不會長久的，唉唉，沒有多的日子留給我了。我們要儘量歡樂。

許仙 現在又是我們歡樂的時候了，不快的時候只像夏天的浮雲，很快就走過了，仍然會顯出青天同閃耀的太陽——只有太陽才是永久的光明，永久的！

白素貞 是呵，忘記了罷，把從前一切都忘記

了罷。快樂的時候在我們面前，爲什麼不抓住呢？我們現在一塊兒回去，度我們娛快的光。你也不要再開藥店了，免得惹起意外的麻煩。你就留在家裏，我們要躲在我們的小屋子裏，像一時被風驚怕了的小雀兒，躲在他們的窩裏。

許仙 只在天淨氣佳的時候才從我們的小窩裏出來，在滿是野花和芳草的樹林子旁邊遊戲。我們站在桃花和杏花繁豔的枝頭，用我們的小喙兒銜起花片，那些花片是和你的臉頰一樣暈紅的。我又要用我的翅膀摸着和你的眉色一樣青黛的嫩葉。以後我們落下來，緩緩飛着，在明淨的湖水上面照見我們雙飛的影子。

白素貞 湖上不會有吹散我們的大風，也不會有鷹鷂，也不會有獵人來打我們。湖上不會有這些東西——唉，使我多麼耽心。

許仙 不會再有這些東西，不會再使你耽心。

在美麗的湖水上面一切都會美麗而且歡樂，在微波輕軟的時候，我們要坐上一隻小小的游艇，

也不用駕船，也不用搖櫓，隨微風軟軟地飄動着的湖水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

白素貞 我要唱一隻歌給你聽，是我所知道的最美麗的歌，以前你不曾聽過的。白雲會留着聽我唱完，微波會去了而又回頭——我的歌有這樣好聽。要是湖上的南風把你吹倦了，你就睡在我的膝上；我會輕輕地拍着你，我會看守着你的夢。我會是多麼溫存而且我要多麼謹慎地看守着你的夢呵。

許仙 但是空勞你的看守了。我不會疲倦的，聽着你的歌聲的我怎麼會有夢眠來臨呢？縱使最大的睡眠也不會把我從你的歌聲行走呀。

白素貞 但是日子不會久留的。我們會有足夠的歡娛的日子嗎——豈不是黃昏就要到臨嗎？

許仙 黃昏就要到的。有一些紫色的薄霧從將墜的夕陽那兒落下來，落在山頭上，告訴我們黃昏來了。於是在湖面上起一層淡淡的煙，使我們不能再向遠處眺望，那就是我們歸家的時候快到了。

白素貞 我們要急急地回去，正像那些趕着天晚以前急急地回去的鳥兒，到我們舒適的小小的家裏。我是如何企切於回到我們的家呀。

許仙 有一個舒適的小小的家在等候着我們。是那樣的小，除掉我們再不會容納別的人；是那樣的舒適，不使我們想起任何以外的別的事來。夜慢慢地落下，就像一些黑絨的帷幕，把我們輕輕地裹起來。

白素貞 於是我可以不再失掉了你；我將可以喘息地吐一口氣了。無論黑夜是不是有盡，無論明朝的太陽是不是會升起來，我都不管。我再把你緊緊抱住，恐怕我一鬆的時候——

許仙 在我們舒適美麗的家裏，我們豈不是像一對小鳥兒在窩裏嗎？不再有風雨，不再有騰鶴，不再有一切不祥了。

白素貞 青兒，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家裏去了。你去叫一隻船來罷。怎麼樣？還生氣嗎？不願意去嗎？

小青 我什麼時候曾經沒有實行過你的意旨呢？不是的；不過我總覺得這樣做不大妥當似的。

白素貞 沒有什麼。

小青 我恐怕又有什麼災難會危害你呢？我怎麼樣也不能夠相信——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原來的地方去罷，我求你；人間的生活是太使我厭倦了。

白素貞 現在是跟以前不一樣了。你去罷，叫一隻船，仍然是清波門——

許仙 你放心罷，青姐，我不會和從前一樣蠢的了。

（小青往橋底下去了。）

白素貞 你看，小青去了，那樣懶懶的，好像她有什麼預感似的。

許仙 她是太想起從前了。

白素貞 也許她是想起以後呢。（間）

你走過來一點，我告訴你一件事情。是的，走攏來，這樣靠着我。但是——你聽到這消息一定很喜歡的。但是——要我怎麼樣告訴你呢？

許仙 親愛的，我正要聽那些使我喜歡的事，說罷，說罷！

白素貞 不過，我，我覺得——

許仙 說罷！

白素貞 是一件你還不曾知道的事情，是一——你快要做父親了。

許仙 呵，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我們小小的家庭要有加倍的快樂了。呵，我要怎麼樣說呢？這真是——

白素貞 我已經是一個母親，再過一個多月那個小生命就要出來了。這是我再一次表示我對你的愛，是我再一次為你而受痛苦，這些人間的痛苦，我已經是一個母親，生命將從這裏開展，遼遠而偉大。就是我走了以後，也會有更多的留在我後面。

許仙 什麼，你走了以後？

白素貞 不要介意。這不過說我們兩人都老了老了，那必定來的時候來到的話。快活點，不要

駭得這個樣子，這麼獸，我的乖乖。

許仙 但是你的話却駭着我呢。(問)

白素貞 我現在都告訴你了，你什麼都明白了嗎？

許仙 我想我是明白了的。

白素貞 那麼你要預備，時候快要到了。

許仙 你總是來駭我呀！什麼時候快要到了呢？

白素貞 就是說我們不能長久在一起的。要堅強一點。那個和尚，那個老和尚法海又快要到了。

許仙 與他什麼相干呢？

白素貞 他一來就會拆散我們的。他不讓我們在一起。

許仙 你放心，我不再相信他的話了，我不再同他到那討厭的廟裏去了。

白素貞 他現在不是來找你，他是來找我的呀。

許仙 他爲什麼要來找你？

白素貞 你看見那個高塔嗎？那叫作什麼塔？

許仙 雷峯塔呀。但是你爲什麼問得這麼奇怪？

白素貞 你看，那個塔以如此沉重的氣勢壓着一切的，正在恐嚇着我呢。就在那裏，那個老和尚法海要來捉住我，把我關到那塔裏面，一直到塔倒的時候才放我出來——

許仙 你說得多麼怕人！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

白素貞 因爲愛你，我要把你從那個老和尚的手裏奪出來，才漲起大水來漫掉金山寺。因此，許多的生靈都被傷害了，我應該受我的懲罰。

許仙 不要緊的。等那個老和尚來的時候我要向他說明，這些事情並不是你的罪過，都是因爲我才引起來的。你是因爲太急迫了，便不曾想起到所作的是什麼事。我要向他說明這一切。

白素貞 不中用的。他什麼也不懂，他不會瞭

解我們的。

許仙 那麼，你趕快走罷，我們不要在這裏了。我們趕快走，走到他找不着的地方去。青兒怎麼還不來呀？我們快走！

白素貞 爲什麼要走？我現在已經不再怕他了。他能夠關住我，但是他終久不能夠關住我的。而且也不在目前，要等到我做了母親之後。你爲什麼就着急呢？

許仙 我一定不讓他做這事情！

白素貞 讓他做也沒有什麼關係，都一樣。我如今已不再是一個妖精，所以我是不再怕他的了。我已經比他懂得更多。我懂得一些微妙的感情，人間的東西。他却什麼也知不道。但是你要堅強一點；站住些，不要怕他。

許仙 我的心是多麼難受！爲什麼有這麼多的不幸追逐着我們呢？

白素貞 不要拒絕這些痛苦。你看，他已經來了。

(法海和尚來了。他站在橋上。)

法海 許仙!

許仙 你不要來!我請求你站開一些,我害怕你呵!

法海 你已經看見過她了,現在該都明白了嗎?

許仙 是的,我都明白了。

法海 她已經親自告訴過你她是一個妖精了嗎?

許仙 她已經告訴我了。

法海 那麼,你應該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了。你的愛戀已經斷念了嗎?

許仙 以前我們並不完全認識,所以我懷着無名的恐懼。但是如今我們已經坦白地相見了,我已經完全知道了她。我們是更其堅強地結合在一起,堅強到沒有力量可以把我們分開,我求你不要來!

法海 呵,你怎麼這樣執迷不醒?真是下愚的

衆生呀！我以爲你自己看見了就會明瞭的呢。你不怕煩惱嗎？

許仙 沒有什麼煩惱會使我害怕的。

法海 你不怕墜入痛苦嗎？

許仙 就是從痛苦裏我才明白得更多呢。爲什麼要做殘酷的事呢？我求你不要做那件事，不要來拆散我們。你不知道我們的感情是怎麼樣的。

白素貞 不要說了罷，說也是不中用的。要來的事終於要來。

法海 呵，你呢？你的事情都完了罷？

白素貞 還沒有完。

法海 那麼，我再等你一會。

白素貞 我也等着你來到。你以爲把我壓倒了，你可以懲罰我，但是你却完全不知道你所作的是什麼呢。水漫金山寺的一夜，滔天的大水是由我漲起來的，許多生靈因此傷害了，但我是以如何崇高的目的而漲起大水來的呵！我現在不再怕你了，因爲我已經不再是一個妖精了。以前，有一層隔膜

在我們中間，使我們不能互相認識；如今這一個人却以完全自由的心在愛着我，我也同樣地愛着他，但是你却走來了。

已經有好久了我完全以人的樣子在人間生活着，我忍受了人間的痛苦，也嘗味了人間的快樂，這種生活教給我許多的東西，是你從來不肯一顧的。如今我已經比你懂得更多。我如今是，有着妖精的能力，又有着人類的感情——

但是我還是聽你的話，我到那個塔裏面去，裏面是我應該去的地方，但不是現在。我已經是一個母親，我還要行我做母親的責任。以後我就要去到那個高塔裏面，我要站到塔的頂尖上，因此我可以隔太陽更近一點。我要守候着太陽，守候着太陽早早地起來，又望着太陽慢慢落下去。在別處都已經黑暗的時候，還有太陽最後的光芒射在我身上。我那時候的感情也是你所不能夠知道的——

親愛的，你看青兒給我們叫船來了，我們回去罷，攙着我的手呀。

(他們攜手走下橋去了。法海和尚走過來，似乎要阻止他們，但又茫然站住了，他躊躇着。)

法海 我以爲什麼都知道，一切都能夠照徹了的，但現在却也彷彿迷惑了似的——

(女兒出來了。)

女兒 呵，他們已經走了嗎？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法海 姑娘，不要理會他們罷，讓他們去好了。但是，姑娘，你不是有病嗎？

女兒 是的，我有病，我的日子恐怕不會多久了。現在我要趕上他們。

法海 你來罷；要是你到我這裏來，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的。

女兒 你是誰？

法海 我是金山寺的法海和尚。

女兒 你走開！我不要你理會，也不要你治我的病。

法海 你不是正想要活下去嗎？

女兒 我想要活下去,我想要吃藥,希望有人給我治好,但不是你。你走開!

法海 爲什麼這樣蠢呢;

女兒 我並不蠢,你才是蠢呢,因爲你不知道人們的感情。他們到了那裏去了?呵,在那裏了!呵,你湖山的主人,慢一點走呵,等等我!

白素貞的聲音 來罷!我們是多麼歡迎着你來,我的妹妹!

女兒 我已經來了。

(女兒急急下橋去了,聽見船開走的聲音。)

——幕

十九年三月二十三,初稿

尋 水

(獨 幕 劇)

邵 惟 作

十九年四月

角色：

媽媽

妹妹

大哥

一個黃色的房間，位置在一個城裏的土山上。癱瘓了的媽媽坐在一張靠椅上。小妹妹跨在旁邊摺紙。光線從另一邊的一個大的窗子裏射進來。

媽媽

你二哥怎麼還沒有回來呀？

妹妹

也許就要回來了罷，

媽媽

他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妹妹

很早他就把兩個水桶挑着出去了。

媽媽

那麼，他挑着桶出去已經很久了；要是有水，他不是早就該回來了麼？

妹妹

他說，昨天花園裏那邊那個井已經乾了。今天
是到東門外去看看。

媽媽

唉！東門外的那個井裏頭，不是叫沙填塞了多一半了麼，怎麼會有水呢？

妹妹

據說，全城以內的人，今天是大家先去把沙從那個井裏面挖出來，想着沙一挖盡了，底下一定有水。

媽媽

那麼，那麼多的人，全城的人去挖那一個井裏的沙，難道說直到現在還挖不完麼？

妹妹

誰知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少停)

媽媽

你在那裏幹什麼？

妹妹

我在這裏摺低。媽呀，你看我壘的這個小船兒好不好？

(少停)

媽媽

唉，你二哥真是我的一個好孩子！

妹妹

媽呀，我想起來了，他今天出去的時候，說了兩句話。

媽媽

他說什麼了？

妹妹

他說他今天若是挑不了水來，他決不會回來的。

媽媽

啊！

妹妹

他說，他自己力所能做的，他都做了；現在就連一口水都沒有辦法了麼？

媽媽

那麼着，今天如果他担不到水，他就不會回來了？

妹妹

誰知道呢？

媽媽

那麼着，他會到什麼地方找水呢？

媽媽

誰知道呢！

（少停）

媽呀，我想這個時候一定是那個井裏的沙全教他們掬出來了，可是底下沒有水，大家正在想辦法罷。

媽媽

或許是的，也未可知。我真惦念着他，他，你二哥，怎麼還不回來呀！

（他們談着話的時候，大哥已踱進來了。他是一個高身材的男子，赤着兩隻腳，披着一件大的灰色斗篷，生就了一副直視的眼光。）

妹妹

大哥！

(媽媽並不理會的樣子。)

大哥

有水喝嗎？我渴得要命哪！

媽媽

要喝水，就自己担去？

大哥

那麼，就是我們沒有水喝了。

媽媽

難道你還沒有辦法麼？

大哥

我對你們說，我今天跑到那錐山的頂尖上，被我發覺了在那山頂上有一塊面南的平地。我就在那塊平地上躺了一陣。旋風一陣陣在我面前跳舞着，真是有趣，

(他走到窗旁。)

呵，牠那山尖就緊對着我們的這個窗呢！

媽媽

我又有這半天的工夫聽不見你的聲音了，我

只希望你教我的心安靜一下罷。

大哥

好,那我就不必再說話罷。

妹妹

媽媽,你好好地睡一會罷!

大哥

妹妹!我本來要說一個故事給你聽,無奈媽媽
她不高興我。她叫我不要說話呢。

你這裏摺的什麼東西?

妹妹

我摺了一隻船,你看好不好?

(少停。)

大哥

你上過錐山麼?

妹妹

我只遠遠地看見過牠。我看見牠頂尖是那
麼鋒銳。那上面很容易走麼?

大哥

不，那上面道路好難行走，曲流拐彎的，我也好容易才走上去了呢。

(少停)

妹妹

你是多麼逍遙自在的一個人呀！

大哥

是的，在這個城裏，我算是最逍遙不過的一個人了。

妹妹

你的一切，都不和他們其他的人相同。

大哥

是的，我也自己覺得很有些怪奇的地方。

妹妹

你每天是那麼很少說話，只是一個人地遊走着。

大哥

誰和我說話呢？你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拿兩隻眼睛來瞪視着我。誰和我說話呢？

妹妹

但是，你每天去上山，你好像不顧着一切的樣子。

立在窗前注視的人呀，我告訴你，這裏不是你可以長久居留的了。

大哥

我實在愛着極了你們：我上山去，回來，一步步地走向你們；我遊走去，回來，一步步走向你們；我在路上，我的心也都是懷念着你們。阿！媽媽！讓我再留擱在你們左右一下罷！

媽媽

然而你在我們的面前實在是多餘的，你早就應該離開我們了。

大哥

如果我曾經沒有愛着了你們，你告訴我這個話罷。但是如今你讓我是你們所屬有的罷，我應該是你們所屬有的一個。

媽媽

當你在年幼的時候，我常隔着窗看你走在路上，兩隻眼睛直直地瞪視着。你那時候就起始驚奇了我。你從那時候就已經不屬於我們了。嚶，你離開我罷！你再不要使我聽見你的聲音！

妹妹

媽呀！你這個樣子會使大哥很快地就要離開我們了。

媽媽

他離開我們的好。我不願意看見他，我們這裏需要不着他。

妹妹

但是，他還永遠地盤桓在我們的左右。如果他不是喜歡着我們，我想早已經離開我們很遠的了。

大哥

本來氣候是這麼樣枯燥，我不應該回來，我應該一直睡在那錐山頂上。呵，是的，我要把我自己遷移到那錐山頂上。你看，全城裏的人個個都是忙碌着，只有我一個閑散的人。我應當遷居，從那裏

望着東海，望着南海。

喔！現在全城裏都連一滴水都沒有了。

媽媽

你去望着那海罷，而我們所需要的是飲的水。

大哥

噯！我也需要着飲的水呢。呵，妹妹，你二哥還沒有回來呀！

妹妹

他說，他今天若是担不了水來，他決不回來
的。

媽媽

你念道着做什麼？

大哥

所有生物的生命缺少滋潤的東西，這真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呀！

（有輕微的呼唱的聲音送了進來，）

聲音

我們掏井沒有水。我們要再向遠處地方去找

水 我們就是這麼一條扁擔兩個桶，我們挑着，走……走……走……大家一齊走呀！

（大哥在窗前呼應着。）

大哥

好一個行列呀！你們是到什麼地方去找水呢？
你們是到什麼地方去找水呢？哈哈……（他笑起來了。）

媽媽

你二哥呢？你二哥呢？你跑出去看看他！

（姊妹急跑出去。）

聲音

（離近了，音揚了。）我們暫時離開我們的孩子們和老人們。孩子們和老人們呀！你們等候着罷！我們即刻就要回來的，

大哥

啊，我的身體飄浮在你們的生音上面了。你們是不是要渡過那遼遠的長長的沙面！那長長的沙面上 將要很顯明地深深地印上了你們的足跡了。

聲音

我們是一隊看不見最先也沒有最後的行列。
我們是一隊分不出你是你我是我來的行列。我們
一條扁担兩條桶。口渴的人們，你們等我們一歇，
我們就有水給你們送來的。嚦……喉……嚦……
喉……！

大哥

你看這一隊行列，就好像一條水的流着，動
着。啊，大家都去了。誰能夠認識清楚他們這一隊
裏，哪是男人，哪是女人，誰是年長的，誰是年幼的
呢。

媽媽

你看看你弟弟在裏面沒有。

大哥

我怎麼能夠找得見他呢。他們個個都是一樣
地赤着足，白布小褂，挑着兩個桶。呵，都還有一個
草笠在頭上呢。

媽媽

他們走了，走了。

大哥

啊，他們說就會回來的。

媽媽

走了，走了。

妹妹

(在外面○) 二哥，二哥！你進來呀！媽媽要看見你呢！

(少停，妹妹進來○)

妹妹

媽呀！二哥他一點也不理會我地走了，他不進來。

(少停○)

妹妹

媽呀！全城裏所有的人都從他們所居留的地方出來，加入進這尋水的行列。他們像忘掉了一切的樣子走着。他們是那麼嚴重的走着，一個緊隨着一個的。他們的脚步是那麼樣的堅實。

大哥

看呀！他們是那麼樣地嚴重地走着。

聲音

穿藍布小褂的人們，你們都來，來！你們立在那裏瞻望什麼呢？

大哥

啊！我的心也怔忡不甯了起來。妹妹！我們應該檢察一下我們的衣裝。我們的足是早已經赤裸着了。但是我的血色似乎有點和他們不同呢！黯淡了一點罷？

妹妹

不，你的血色是赤紅的。

大哥

不，黯淡了一點呀！這不將使我和他們有了分別麼？

媽媽

噯，你讓我沈靜下一會兒罷。

聲音

請你們大家都放心，挑水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我們得着水了就回來的。我們得着水了，回來得一定不會遲緩的。

大哥

妹妹！你二哥從始以來沒有一步不踏到地上的。他無論是跑着，是走路，是立着，他都是一樣的真實的。我呢，所謂真實都存蓄在心裏，全未曾放到脚上去。我在他的眼裏是如何地沒有什麼呀。我的血色慘淡了，這是如何地要使我擔憂的一件事情。我恐懼，我的筋肉會弛緩下去，以至於鬆懈了，我怕。我從始以來永遠是把個身體存留在你們左右的一個人呀！我要脫去我這件厚重的外衣。

（他大聲呼喊著。）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妹妹

我知道，你走，就要永遠地離開我們了。我是不高興你走出去的。我不高興你離開了我們。你知道，你是我們裏面的一個；你若走，我們就會缺少

了你了。

大哥

那麼，我現在不要走了，讓他們那一隊人去罷。我仍然留在你們這裏。實在的，我太同你們親切了。但是你們要把一件東西放進我的手裏！

妹妹

是的，我把這些個東西全地盤贈給你們了。

大哥

是的，我覺得你的面容今天很新鮮，你的身體也特別活潑。但是，現在，我只要你的手！來！我們跳舞罷！

妹妹

現在我的手握在你的手裏，我的手是你的了。你不要放鬆他們罷，我們跳舞。

媽媽

啊，你的二哥走得遠，我完全聽不見他的聲音了。好！去吧！不是麼？如果我的兩條腿不麻木到這個樣子，我竟至於會永遠地躺在這個椅子上麼？

大哥

我要和這個大窗子離別了。

妹妹

我再也不摺紙了。

大哥

不，那是你手裏握着的東西，你不能把他丟棄。

妹妹

但是，我現在起始要和大哥跳舞了。

媽媽

你們扶我起來！那外面的聲音把我腦筋裏所想念着的事情都教我自己忘掉了。我要起來！

妹妹

你是不能起來的一個了，媽呀，你永遠不能夠起來了。

媽媽

真的麼！在我要起來的時候，還教我臥着在這裏！難道你們不能攙我起來麼？

(他急激地。)

我等不及了！我要起來！我等不及了！

妹妹。

我的心兒雖然輕嫩；但是我的腿是非常地輕鬆。恨我不是一隻鳥兒，很趕快去到他們到達了，到達了清甜的泉水那裏。個個人口裏飲着清泉，個個人都是愉快的。

大哥

全城裏黃土的顏色即刻就要褪盡了。黃土的氣息也就要消散了。啊，在那邊錐山根際，已經有了他們這行列的影子了，長長的迷亂着，搖動着妹妹！我們追上他們去！

(他們兩個跑出去了。在剩下的一個媽媽掙扎着要起來的時候，暮慢慢地落下了。)

一九三〇，四・二

母親利巴的悲哀

(獨白劇)

向培良作

十九年四月

基遍城秋收的時候，黃昏，人們從田間回到城裏去。

城牆從山間展延下來，在轉角的地方設着門。這大的城門，就像一個深黑的鉅口，裏面什麼也看不見。山以沉重的氣勢壓着，那上面是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城牆在面前開展着，又轉了一個灣，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秋收的原野，隨處都像禿頭一樣，顯出被榨取以後的枯窘。土地吹出乾燥沉悶的氣息，有沙塵從焦黃的田間起來。土地好像在向貪婪的人們呢咀：“凡是我所生產的，凡是在我的懷中所撫育成功的東西，都被你們無厭地取去了。只有一掬渣滓，一些被虐殺過後的屍體給我留下。所以我呢咀你們，直到你們也成為灰燼又回到我這裏來的時候。

聽到了這呢咀的人們，是戰慄於沉重的秋之氣息之下了。

基遍城的人們從田間艱苦的工作回來，鬱熱枯燥的天氣完全使他們耗竭了。他們每一個都揹着重負，收穫物的穗子只超出他們，遮蓋了他們的頭，而且，他們有一個都是向着城門走的，所以完全看不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看起來不怎麼像人，而像一種奇異貪婪的沉滯的生物，他們一個一個都投進城門裏面，消失了，像是被城門，一個比他們更奇異的大的生物的口所吞噬，消滅了。直到原野不再有他們這樣的生物留下。

山上，城牆裏面樹林中，有無數的烏鴉飛回步，牠們是像一陣污穢的雨，一陣夾着冰雹的污的雨，狡猾地打擊着地面。牠們起先在天空盤旋，於是落下去，發出那樣大的噪的，好像表示地面是爲牠們所佔有的。

在城牆上，隔城門不遠的地方，懸着兩個屍體，稍過一點又懸着五個。他們是被釘在城牆上的。這是掃羅的七個子孫；掃羅和亞哈的

女兒利巴的兩個兒子，亞爾摩尼與米惠波希，還有曾經作過大衛的妻子的米恰爾，掃羅的女兒的五個兒子。因為基遍人的要求，大衛把他們交了出來。

母親利巴在守候着這些屍體。她是一個還不到四十歲的婦人。她穿着喪服，頭髮披散，灰土積在上面，胸襟撕裂着。她一直守在那裏，從他們死的日子起，白天趕着鳥雀，晚上趕着狐狸和其他的野獸，不讓牠們侵及死者的遺體。

在基遍城下，黃昏來了，黑夜漸漸向人侵襲。母親利巴從地下起來，走近懸掛在城牆上的屍骸旁邊，那是牠的兒子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

母親利巴說着：

你烏鴉，黑色的夢囈，走開罷，不要近來，我求你們不要近來！你們，黑色可怕的夢囈，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你們的地方是寬廣的。你們可以飛到天空，到樹林裏，到河水旁邊，到岩石上面，到你們自己的窩裏。黃昏來了，你們的自己的兒子在窩裏等待着你們呢，去罷，但是不要到我這裏來。這裏是我的兒子的地方，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是他們的名字，但是我沒有兒子了，這兒懸的只是他們的死屍。這是我惟一所有。去罷，不要到這裏來，你黑色的夢。爲什麼跟生人一樣向不幸者肆虐呢？

呵，我的兒子，亞爾摩尼是我的頭生，米惠波希是他的弟弟。你們是被恥辱和卑怯所殺死；在完全沒有防禦的時候，你們是被暴力取去了，你們是成了恥辱和卑怯的犧牲。你們不能夠像你們的祖先，他們是在白髮蒼蒼之後，才勇敢地回到他們的墳墓。

亞爾摩尼是我的頭生，米惠波希是他的弟弟，你們是一對多麼美好的少年。你們都長得那樣優美，看起來好像一對雙生。少年的光輝在你們身上閃耀，正如春天的光輝在草原上閃耀。你們的頰上開着紅色的花，你們的額上是高貴的深紫和黃金的顏色。你們的頭髮像正在生長的葡萄藤，那上面將結着一串串的紫葡萄。你們的手臂和大腿完整得像從大理石琢出來的，是推羅的巧匠所琢。從你們的身上吹出一種青春的芳香。我那時候是一切母親中最驕傲的，甚至於一個王后也不能比我更驕傲。因為有了你們，我是被一切的母親所羨慕，但是，禍哉！以色列的母親誰比我更苦？以色列的婦人的眼淚誰比我流得更多？我嗟啼如風，如秋天吹死一切有生之物的西風。我的眼淚如不息的溪流。

我向大地祈禱，但是大地不聽我的，耶和華是早已經離開我的了。我向山嶺咒咀，向黑夜，向這絕望的城牆，他們並不走開。

啊，我的兒子，你們早上出去，或去打獵，或去牧羊，或去收採葡萄。雖然年幼，但你們却和壯年人一樣強壯，你們的力量並不比你們的同伴差，因為你們是掃羅的兒子，是約拿單的兒子。你們打獵的時候，帶野鹿回；你們牧羊的時候，帶母羊雙生的羊羔回；你們到葡萄園的時候，打斷那些狡猾的狐狸的後腳，因為他們偷偷地走進葡萄園子裏。黃昏到了的時候，我走到門前去。我並不像別的母親那樣心焦，因為你們是會按着時候回來的。不過我喜愛到門前去看着你們回來罷。我喜愛看你們在路上走着的優美的姿式。我到了門前，不用心裏焦急，說：“亞爾摩尼到那裏去了呢？米惠波希為什麼還不見回來？”我無須到鄰人那裏詢問，說：“你們看我的兒子嗎？黃昏到了，別的少年人都已回來，但是他們都還不見呢。”在一羣少年人回來的時候，那走在前面的，那領導他們的，那長得比他們都要高都要美的，那就是你們，是我的兒子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了。你們要先走到我面前，說：

“母親，看呵，我們好好地作了一天工作，現在是平平安安回來了”但是黃昏來了，黑夜接着來了，你們還不見回來，是在山中迷失了路子嗎？是和你們的同伴遊戲去了嗎？是以色列的女兒約你們唱歌去了嗎？唉！禍哉！你們是永不再回來的了。如今黃昏給我帶來的不是你們從打獵回，從牧羊回，從收採葡萄回的美好的少年人了；黃昏給我們帶來的是絕望和無窮的恐怖。如今你們是高高懸在城牆之上，被羞恥和怯懦的詭計殺死的。如今西風帶來你們屍體的氣息，你們就用你們屍體的氣息來安慰絕望的母親嗎？那麼，憐惜我們罷，黑夜呀，把我們包裹起來，把我的兒子的屍體包裹起來，因為他們是暴露着的呵！

你們是太年輕了，你們的手，還不能夠拿起刀劍來防禦你們自己，盾和標槍對於你們的手臂是太重了。這就是你們被羞恥和怯懦的詭計所殺死的緣故。你們的祖父掃羅是英雄，你們的諸父約拿單是英雄。掃羅和約拿單治理着以色列人。掃羅的

標槍是最可怕的，約拿單的刀沒有誰能夠逃避得過。當他們在的時候，一切的仇敵都在他們面前俯首，在他們腳前俯伏到地。但是在他們勇敢地倒到地下之後，爲了防禦以色列人而勇敢地倒到地下之後，人們都向他們攻擊，向那些還不能夠拿起刀劍自衛的少年人攻擊了。

看呵，在城牆上懸着七個少年人的屍體，都是勇敢而美好的少年，因爲他們都是掃羅的子孫，是以色列國王掃羅的子孫。他們的臉像掃羅的臉，他們的手臂和大腿像約拿單的手臂和大腿，都顯着高貴的印記在上面。但是他們現在却罪人似地被釘在牆上，他們的屍體是罪人的屍似地沒有人把來安放到墳墓裏去。現在掃羅和約拿單是不能再保護他們了。呵，我的父親！呵，我的長兄！呵，以色列的英雄！我願你們的鬼魂從墳墓裏出來，在黑夜中從墳墓裏出來，看看這些少年人的鬼魂，他們對於這個地方是陌生的，他們沒有地方可去呢。

唉，掃羅在時他使以色列變爲肥美，使以色列

的胄子在戰爭中得到光榮，使以色列的女兒以米紅和黃金的裝飾，是從外鄰人那裏取來的。約拿單在時，他戰勝勇士，打倒強者，他扶起軟弱的人。但是他們已經死了，以色列不再有俠義和正直，以色列已經忘掉他們的好處了。

難道那些曾經受過掃羅和約拿單好意的人都已經死去了嗎？掃羅和約拿單的朋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約拿單愛他的朋友如同性命，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披在他們身上，在戰爭時用自己的刀和弓箭保護他們，他的小羔和犢牛是因為款待朋友宰殺盡了。但是這些人現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他們的心是和城牆上的石頭一樣硬的？看呵，承受了那些無罪的少年人的身體的堅硬的石頭，也在黑夜的冷風裏，因為我的號哭而戰慄了呵。但是他們都不曾來：沒有一個人走來抱住亞爾摩尼，沒有一個人解下米惠波希。誰給那些少年人洗洗身體，給他們抹上香膏，把他們放到墳墓裏去呢？

我是一個母親，我的胸懷養育了他們，我的乳

房哺養了他們，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是我兩個兒子。現在又是我，白天爲你們趕着鳥雀，夜晚爲你們驅逐狐狸和別的野獸。

現在該是中夜了罷？我不能夠抬起頭來，我不能夠抬起頭看看星子，不能夠看看北方那個大星已經升到了什麼地方，因爲我恐怕狐狸會偷偷從我腳邊走過。在那邊有黑的影子，我不知道是夜晚出來覓食的狐狸還是少年人的鬼魂，因爲沒有得到墳墓而在外面遊蕩。那麼，來罷，我的少年人，我的胸懷是仍然爲你們袒開的。到我這裏來，我就是你們的墳墓，因爲我自己不久也就要到墳墓裏去的了。

亞爾摩尼，你如今在什麼地方。米惠波希，爲什麼不答應你的母親？黑夜的風從山上吹來，吹過城牆，吹過你們的屍體，給我帶來你們屍體的臭味。現在我所有的就只是這個了。這就是你們青春的芳香嗎？我知道這氣味是從你們的口，從你們的眼睛，從你們淺紅的面頰，從你們美秀的手臂和大

腿 從你們的胸和腹發出來的。如今你們是被西風吹枯了。你們的嘴唇脫落，眼睛成了黑暗的大洞，肚腹也空虛了。但你們仍然是我的血和肉，是從我的乳房養大的。那些變成紫黑色的腐肉，西風把牠們從所附着的骨骼上吹了下來，是一滴滴都落在我的手裏，又一點點都落在我的心裏呀，牠們像是第一次從窩裏飛出來的小燕子，像一些生着翅旁的爭自由的東西，立刻忘記了牠們所從出來的地方了。人家用卑劣和恥辱的方法把你們奪去了，但是人家不能奪去牠們。我手裏拿着這些紫黑色的融化而又凝結的東西，這是你的，亞爾摩尼，你的鼻頭？還是你的，米惠波希，你胸前脫落下來的呢？牠們停在我手裏，在向我哭泣；看呵，牠們的淚沾濕了我的手掌。但這些不是眼淚，這是米惠波希同亞爾摩尼的血液，是你們的血和肉。以色列的女子呵，你們不要歡笑！以色列的母親呵，你們該爲我號咷大哭——這就是我的兒子，是米惠波希同亞爾摩尼呵！

我但願有睡眠能夠走來，睡眠能夠安撫我的眼睛。我但願有一個夢，夢裏我能夠重看見我的兒子，看見他們早上出來，或去打獵，或去牧羊，或去取採葡萄。縱然是夢罷，我願意再看見一次。也許當我醒來的時候，不再有這些怖人的東西，而一切不再是一個可怕的噩夢。但是我所開展在我面前的，是多麼凶殘的真實呵，夜毫不憐惜地向我打擊，牠以最冷酷的聲音向我叫喊：“你的兒子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已經被人殺死了！”

爲什麼這樣冷呵！這些冷風是從你們脫落了嘴唇的口裏吹出來的？還是地獄在強開嘴向我噓氣呢？這些冷的風從地底起來，吹着你們，鼓動着你們還未脫落乾淨的頭髮！這就是牠們之所以如此寒冷的緣故了。

我要向你們咒詛，因爲你們不曾讓我們的兒子安靜地睡着。唉！他們沒有睡，他們是這在城牆上面的！我咒詛你們，讓你們同黑夜凝結在一塊去罷。你們是從黑暗裏來的，我咒詛你們，讓你們永

遠像獺皮狗似的躲在黑暗的角落裏！

我咒詛你，山峯呵，為什麼不倒下來掩蓋我的兒子呢？他們是裸露着的呵。地喲，強開你的口，把他們吞下去，把我也吞下去罷！

禍哉，我生產了你們！我的會陰至今仍在疼痛，我的雙乳已經枯竭，有如被採掉蜜的蜂房，我的胸懷已經空虛，我的背因為撫育你們而彎曲了，禍哉！我咒詛那些生產你們的日子。那些日子不如無有，那些日子的日月星辰不如完全黑暗！

願耶和華垂聽我的呼聲，願土地接受我的咒詛，使這些咒詛為殺死萬物的西風，從西吹到東，從南吹到北，將我的毒恨的火星撒佈在一切有生之物的頭上！我毒恨的咒詛將如可怖的巫女，永遠糾纏在土地上，直到地獄降臨。我已經，再怕地獄烈火，因為我早已嘗着比地獄火烈十倍楚酷的苦痛了！

我咒詛你，東方的光明呵，為什麼又驅向大地。你為什麼要用光明在我面前畫出苦痛的圖畫？

爲什麼不讓黑暗永遠存在？爲什麼要來嘲笑我的不幸，你東方的霞光呵，是不是我兒子的鮮血所染成？亞爾摩尼與來惠波希有着比你們更加鮮的血呵，但是亞爾摩尼與米惠波希的赤血現在是枯乾了。我咒詛你，咒詛你們也同樣枯乾！

（從裏面發來的聲音。）

“我們已經到了基遍城下了。熹微的晨光使我們看見城牆上懸着的七個屍體，都是掃羅的子孫。那哀哭的婦人是不是利巴，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的母親利巴呢”

你們是誰？我不認識你們的聲音，也看不清你們的身體，因爲我不再看見什麼東西了，除掉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的紫黑的腐肉和灰白的骸骨，以及將要落下的烏鴉，想從我腳邊偷偷走過的狐狸。我看不見你們，也不願意你們走來。這裏已經沒有我的兒子，只有他們的屍體了；這應該是屬於我的，不要來偷掉了他們！

（從裏面發來的聲音。）

“我們是從大衛王那裏來的。大衛已經聽到了你的哀哭。他分咐從亞伯希人那裏取回了掃羅的骸骨，取回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的骸骨，要給他們安葬。大衛也分咐到基遍城取下掃羅七個子孫的骸骨，其中有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大衛王分咐給他們安葬，安葬在他們的祖父掃羅和掃羅的兒子約拿單一起。我們是被分咐着來取這七個少年人的骸骨的。”

不要來罷，我咒詛你們，也咒詛王大衛，就是那個把我的兒子奪了去交給基遍人的王大衛呵！亞爾摩尼和米惠波希只有他們的母親才可以安葬，他們，只有母親利巴的手才可以把他們骸骨拾起來。我現在沒有一塊土地可以爲他造一個墳墓，但我有我的胸懷——這是女人的胸懷，是一個母親的胸懷呵。我要把他們安葬在這裏，如同在小時候把他們抱在這裏一樣。不要來呵，不然我毒惡的咒詛會降到你們頭上！

天色大明了，但不是溫和地逐漸展開光明

的。大地好像突然從可怕的噩夢裏驚醒，蒼白戰慄，遍地淌着冷汗。到處都滑溜溜地黏濕着，死一樣的沉默，如同是在一個大的停屍場裏。

山的頂尖是蒼白的，底下，連着城牆，是一種陰鬱的黑暗的，大的城門關着，像死魚的眼睛。城門近邊，懸着兩個屍體，稍離開一點，又懸着五個，牠們以蒼白的顏色在城嘴上畫着明顯的輪廓。

母親利巴正向兩個屍體撲去，但懸得太高，牠夠不着。於是再一次努力。母親利巴像倒了的土堆一樣落到地下，再沒有動彈。

一隊騎馬的人馳來。

培良

一九三二，六，一日付排

一九三二，八，一日出版

1-1000

所	版
有	權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向培良

出版者 重慶書店

發行所 重慶書店

重慶天主堂街 上海狄司威路三民公司

